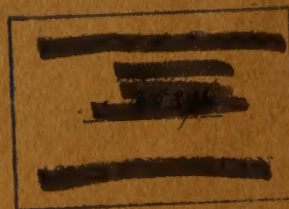


濟寧州志

三十一 三十二



DS
793
S42
C8532
1785
v.19





濟寧直隸州志卷三十一

藝文拾遺上

藝文已分見各類有不盡者別爲拾遺

春秋公羊傳序

東漢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

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
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
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
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諫立郭貴嬪爲皇后疏

魏
棧
潛

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
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
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已
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祿之家擇其令
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
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鬻
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邱亦曰
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
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

止起也

無以爲然妻令於宮變前帝亞乘與昔因要登司
夏云益以安撫夫人之難存留曾命休養服來曰
天下事由內廷長至王太令典出春燕書示人
康以錄大官貞奉宗廟劍燔車外長曰寢以五而
舉以聖哲謝立元微公取夫升世漸之深與其令
由益發之爲而對前帝其難與益以贊國
古昔帝王之制天下不非其神衣內但相與
賴立清夏微爲皇司極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
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途丈人曰子奚自曰自
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
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諸熱
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何爲其然也丈人曰融
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
苟非其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
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
索而佩朱轂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也何恤而

無祿惟先生告我途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于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于緼袍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也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賚之高卑論世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密也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儔多士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綵

孺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
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于耨耕談名位者以詔
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涖
曾爲雅量璦慧者以淺利爲鎗鎗晦胎者以無檢
爲宏曠儻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
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約爲通
濟熙熙者以難入爲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嘽
閃者得清勦之聲噤噤怯畏于謙讓闖茸勇敢于
饕諍斯皆寒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
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于已恒寬德無厚而自

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齾齾而刺天
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
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
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萬億奔走集門求
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閭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忝
於靖室疏賓徙倚于門側時因接見務已厲色心
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
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
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
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

投足何措於是冰子乃釋然悟曰富貴人之所欲
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于孔顏之門久處于清寒
之路不調熱熱自共遮鋼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
琴咏曲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
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聘周道師巢由德
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
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濟寧直隸州志

卷三十一

五

附 卷 之 一

濟州重修廳壁記

宋李

頌

任城主簿

郡齋舊址乃鉅野之廨宇也頃自周室肇興魯侯
叛命六飛薄伐孤壘蕩平天子乃廻法駕儼環衛
考三壤之成賦欲萬邦之作又以其大兵之後厥
俗未濟斯地扼數州之要害斯民據聚盜之泉藪
化之則從風者少効之則挂網者多由是宸襟屢
謀明詔乃下爰廢茲邑聿建是州寇攘寔戢城壘
方堵跼促有同於晉儉經營靡及於衛藏雖露冕
褰帷無廢六條之政教而上棟下宇不揚五馬之
威風剖符載易於數朝視事繼仍於舊宇我太守

譙公之下車也一之歲視民之所疾苦者除之吏
之不簿入錢穀者又之奸之巨蠹者夷之猾之太
暴者芟之一境於是乎以寧二之歲犯回律者正
之冒時禁者繩之孝弟者獎之潔廉者用之黎人
於是乎知勸三之歲茂才者舉之異等者揚之墨
綬之吏居官之治理者旌之鄰邦於是乎仰化公
知化之克修事之旣簡因追大壯之義欲興必葺
之功且曰凡治州或刺郡者以化民爲先致理爲
務豈特飾臺榭亭宇悅心意耳目哉然則舊政因
循聽事湫隘廳者聽也將欲聽郡政而牧黎民乎

者功也將欲崇化功而敷六察若怠僝工之用良
辜共理之心矧茲樂郊攸同浩壤土賦貞墳草木
條繇鄉號獲麟傍接澠沮之會水鄰浮磬遙分海
岱之圻秦爭漢略獵其功晉伐楚侵漁其利驗九
州之別濟河密惟竟之封稽十藪之名大野乃降
婁之分苟儉不中禮陋如之何則曷以壯我劇郡
爲王甸服哉於是凡百官舍咸命隆修群司奔馳
百工鳩揆準繩圻墁者雷動剏板榦者風驅周
廊迴合以虹中峻宇垓圠而煙聚層城之樓閣相
望勝地之臺池聿興麟趾應聖之鄉居然不變馬

類名河之境煥若維新郡容旣嚴公庭有翼命有
司敬其事以落之燕僚屬修其禮以臨之召樂工
合其奏以娛之發侑幣厚其意以將之若乃鞅掌
在公朝夕聽政決盈廷之訟敷求瘼之言法令旣
明吏士咸肅入其門者莫不祇畏又若怡神無事
宣德以詩歌有道之風湧如泉之思訓和無厭賓
僚計協涉其級者莫不敦穆豈比夫崇飾峻宇輪
奐雕楹徒爲燕息之所娛樂之地而已哉抑公之
爲政也化暴戾之俗復禮義之風申刑制之嚴弭
萑苻之盜有士民詣闕之請有朝廷倡治之

行路游揚之頌具美咸在此不能盡書下吏承命
爲文不遑牢讓如紀貞珉請俟才之傑者時大宋
建隆四年八月一日建

將仕郎守任城縣主簿李頌撰文

此行本
在前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濟州諸軍濟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曹翰

按宋史曹翰傳於濟州事實不詳觀此記可
想見矣鉅野治元時已徙碑新出土中故鉅
野志不載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

故商州團練使翟公墓誌銘

宋 王禹偁

公諱守素字昭儉濟州任城人也其先蓋漢丞相
方進之裔也曾祖諱某皇任某官祖諱某皇任太
子少保致仕考某皇任率府率公卽率府之次子
也天福初以蔭入仕補左班殿直轉供奉官自晉
至漢時亂位卑祇役不暇故勤雖至而功未立矣
洎周高祖以來奉皇華將密命號爲稱職者屈指
比數公首與之世宗初平淮甸詔公爲蘄州兵馬
監押兼松江巡檢善修其職遂改承天軍使自是
聲績聞於時矣我太祖神德皇帝乾德中始議平

蜀用許帥王全斌爲主將且擇使臣恭謹者隨軍
任使而公實從焉蜀旣平公奉捷書馳驛騎入奏
太祖嘉之擢授引進副使時故中書令石公以佐
命元勲始拜平章事鎮汝陽乃詔公爲鄆州生辰
國信使賞勞也尋加判四廨館事且以全蜀雖下
羣盜未息再命公分屯士卒經畧郡縣乘傳往復
頗得機宜由是益親信矣開寶中麟府二州蕃族
騷動以爭地不法聞於朝廷公承詔和戎部落悅
服扈從輦輅薦代并門轉引進使出爲成都管內
十州都巡檢使賜錢五百萬謝日復授宣充鳳翔

府魏王符公官告使公以錫賚優厚不敢承懇讓
不已太祖曰汝十州巡警煩費亦多不足讓也當
時寵任在同列間鮮有其比及受代歸朝會淮海
王入覲命公往勞頗得禮容并寇稽誅大勲未輯
公與洛州防禦使郭進領偏師侵掠深入敵境至
五臺縣界取禾蹂稼實有力焉今上嗣寶圖行兌
澤授客省使憲州刺史會梅山洞蠻恃險叛亂受
詔爲都部署招懷討擊五谿悉平淮海王納叛圖
奉朝請公爲兩浙十三州安撫使尋知杭州軍州
事勞來安輯浙民便之政成召歸爲西京都巡檢

使因權知河南南府兼留守司事沿穰之政

闕七字

公月餘自理加以修宮闕奉輶轉

貴倖旁午終無間言加商州團練副使上念延安戎夏雜處以公麟府之後深識番情知延州軍州事端拱初邊鄙未寧胡羯南牧議者或請堅壘以待之公以河北諸州繕修城壘遂充天雄軍兵馬鈐轄知大名府復以上黨近邊素稱難治知潞州軍州事咸有課最達於朝端上方考古道興方田俾封疆之臣修耕戰之備公爲代北方田都部署事畢改并州兵馬鈐轄移夏州駐泊未幾知鳳翔

府事朝議以趙保忠歸鎮夏臺可息經費求其監
護無易公者遂再往焉公承上戢下頗叶便宜改
石州駐泊上以公馳驅且久齒髮漸高俾歸郡封
以均勞逸在郡周歲方將拜章乞骸骨老田里以
淳化三年八月五日遘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一
娶張氏封清河郡君先公而終子二人長某早亡
次繼恩右班殿直孫若干人長惟德商州衙內都
指揮使四年四月某日葬於開封府某縣某鄉某
里禮也公歷四朝事八主檢校官自常侍至太保
兼官自監察至大夫階自銀青至光祿勳自武騎

衛至上柱國爵自縣男至郡侯食邑自三百戶至一千戶惟公謙和畏愼慈惠恭謹積此八者終身不衰嘗蒞大郡臨劇務無留事無敗獄以矜嚴訓軍旅以持重守邊防出疆有專對之才行師無失律之咎世之稱諳練時務者公實首焉凡治商於郡事尤簡蓋國家優賢養老且休息之而早夜孜孜未始懈怠若初筮仕者每斷一大辟雖罪狀明白了無所疑亦必委細諮詢徧乎僚友以至再三而後用法復能不忤物不近名奉詔條外不求赫赫之譽知屬吏過失未嘗面言必因公晏引數十

年前事曰某人嘗爲某過得某罪旁指曲論微警
戒之周旋縝密率多此類故能四十年間無纖芥
之過始全身於亂世終立事於清朝語侯伯問未
易可得考終牖下不亦休哉某左官商山實公之
副熟聞履行得以直書銘曰

官二千石世祿之厚公能守兮齒七十二人生之
壽公能有兮委質明代保無咎兮歸全幽宅光有
後兮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leaf. The text is organized into approximately six vertical columns separated by thin lines. The characters are too light to be transcribed accurately.)

前濟州達魯花赤冀侯去思頌

元李謙

史稱良吏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自非惠利及人締結其心能然乎古之言吏治者必于冀黃召杜然考其治績不過勤農桑明教化興利除害而已而人之戴之自有不容已者監濟州冀侯旣去任踰年州之吏民壯其治績圖建不朽以申思戴之情介前永嘉縣尹翟禧以文爲請按侯自至元二十一年由沛縣達魯花赤來爲州達魯花赤朝語謂達魯花赤監蒞者也所在官府皆設焉位居官僚之右至之日適新漕始通使傳旁午舟車交集民

駁事劇倍他日侯操割應手他人未易辦者率優
爲之農隙親循保社民間戶力強弱叅考得實列
爲等差凡有力役必按籍均及之農不失時商不
廢業遠方聞之向慕來歸者不可勝計人有訐訟
必諄切誨諭俾知義理所在情有不可耐始淡治
痛繩之人知所懲而獄訟衰止久之郡廊廓無事
則致力學館延東平文儒楊演來主師席招子弟
爲民開導誨誘賴以作成者甚衆公退躬率僚吏
就經考義日改月化貪鄙之心革去吏風翕然一
變其遇師儒也爲之買田宅爲之給僮僕禮意周

至始終如一初漕渠旣通朝命設江淮漕運司以
州廨爲治所侯以爲公署所以布治僑寓民居可
暫不可久且陛級不崇無以示衆乃卽任城故署
剏立州廨爲公堂爲幕次爲吏舍門宇嚴肅庫廩
成列不費于官不病于民而厥功告成城南數里
曰趙村當驛塗衝要其地湫隘歲夏秋之交積潦
所潴率數月不得通侯倡其議築甬道三十里行
者免揭厲之苦市西有地卑汙人謂之黃土灣霖
潦之際居民數被漂沒爲雇役夫迹訪故渠疏導
填闕水出城達隍中居者賴之以安郡之廟學在

前代爲最盛金季之兵鞠爲灰燼惟柱礎存焉國
初爲郡者剏立小殿累政因循苟簡未暇更葺至
是大其基構因故柱礎爲大成殿五間顯賁輪奐
一新郡人耳目春秋暨朔望身率寮屬釋菜致奠
備極誠敬雖風雨寒暑曾不少懈其敬教勸學類
此以至增葺嶽祠所以備水旱雩禱非以徼福也
構堂于春輝園所以宴享賓客非以娛已也至其
律已以嚴待人以恕其臨事也守正不撓其見義
也勇于必爲又非餘人所能及者二十八年被詔
徵爲監察御史百姓遮道請留馬爲不得前旣久

耿耿在人彌不能忘相與伐石頌德雖史傳
古之循吏何以加茲侯名德方字正甫濮之朝城
人讀書明于義禮旣冠擢曲阜達魯花赤終更徐
沛所至以政績著聞頌曰惟王啟監厥亂爲民化
職爾宣令由爾申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付授非才
民何賴焉

以下有
缺文

金鄉王烈婦墓碑

明辛吉

嘉靖二十四年五月七日邑少年王尙仁死越四日其妻高氏爲尙仁死焉辛子聞而嘆曰嗟哉高氏而乃至此也旣爲詩二章以表之會今年上巳縣衣冠李君數十人伐山爲碑屬余記其事夫烈婦有碑風教存焉而高氏又余母黨女也遂不獲以不文辭碑曰高氏歲貢生高克已之女生而聰慧質性閑雅七歲知孝讓每聞父母之訓卽唯唯焉守而弗失凡族親見者甚異之比十五適王尙仁克慎婦道載纂女紅孝舅姑宜夫婦鄉曲俱稱

曰賢無何祖姑氏洪卒舅氏王君鑑又相繼卒其夫尚仁鬱鬱抱憂積而成疾高氏日供湯藥寢食俱廢且焚香祝天願減已年以贖之至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內尚仁疾益篤高氏父克已往問之尚仁泣而謂曰吾之疾日甚不可醫也已吾視翁之女當必以死殉我可謹防之至初七日晚尚仁氣絕高氏昏而復覺哭之盡哀次日向夫柩前再拜而誓曰君生無子吾當從君于地下耳家人知之晝夜防甚密其姑李氏亦滂泣以勸高氏跪而答曰若有子我何自愚如此也其姑無以應但飲泣

而已越十一日度不獲自縊乃舉止言笑舒緩如故家人防頗懈至四鼓時因家人寢熟乃潛入房中自經姑李氏覺而尋之已無救矣死之日年甫十九尚仁二十二歲夫婦僅四年而已於戲死生之際亦大矣高氏以少艾之年事君子之日又甚淺夫未亡而信其死之決父母宗族卒不能止焉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高氏得非其人哉高氏父克已持身飭行溫恭有則鄉評甚與焉則高氏之在家庭習與性成所謂預培其正節者蓋有自云

與左蘿石論寄固漕米書

楊士聰

頃者得晤台光未悉所談旋至會議公所聞張秋之陷甚確楊勉齋已奔東昌吳震崆不知所在賊勢至此可爲寒心總臺張玉老已發兵將出城又且申嚴保甲諸事漸有頭緒作急做來或可固圉而禦外侮如寄固一事有不容不細商之年翁者此事奉有明旨萬不可已第軍機在呼吸之間有難膠柱而無變者明旨所云寄頓原謂沿河州縣凍阻料不過三五十隻不謂船至千隻糧至七十餘萬也亦謂各船凍阻在從容暇豫之日搬運入

城不謂賊在百里內外而招集萬餘不可知之人
數十日之久負米入城也襄陽之陷乃僞作解銀
入城彼不過百餘人耳一旦發難無所措手此萬
餘負袋之人作何稽察作何盤詰萬一細作竄入
其中入而不出或預藏奸械於城中袒背一呼前
後響應兵已在外無人掣禦不惟敝城爲東平之
續而七十萬漕糧付之一擲矣况漕舟散在一二
百里之外賊卽攻掠猶有到不到之處若使聚於
一城而爲賊所垂涎勢必并力攻城據爲已有今
官兵與賊之強弱乃年翁所深知者或有不然

賊扼咽喉重地而雄據七十萬糧米此憂在國家
非第一城之生靈已也弟意宜稍緩寄頓之事使
張玉老一意辦賊以濟寧之固守我兵之戰勝爲
漕船屏蔽賊必不敢越之而南稍俟劉鎮兵集賊
勢大阻乃議寄頓卽多添數萬人負米入城坦然
無可慮者事急矣年翁從國家起見必求謀出萬
全斷不以漕米早入一日爲弛擔竣事之時惟裁
度而審處之幸甚

濟寧直隸州志

卷三十一

六

請蠲賑疏

崇正癸未

楊士聰

臣州濟寧突於二月二十八日狂風起於西北昏
霾障空內函烟焰火星飛舞殷殷有聲落墜房屋
始自北門邵家街火勢陡熾折而東又折而南折
而西將神廟民居焚燬殆盡火到之處相隔等丈
狂烟怒生甚至合抱巨槐火從中出頃刻卽爲煨
燼自午至亥焚過城隍等廟紳衿民房數萬餘間
人畜遭焚者不可勝記劫灰徧地號哭震天雖鎮
道督率兵丁力救而風火相搏不可嚮邇迨火熄
向曙而滿城已悉爲瓦礫矣煢煢子遺露處枵腹

伏乞皇上軫念咽喉重地災變異常照殘陷地方
起存錢糧盡行蠲免仍破格賜之賑卹庶窮黎藉

以少甦

部覆奉旨蠲免本年錢糧

寄鄭惠人書

楊定國

前在揚城厚邀寵渥以舉目蕭蕭之際周全賴有
故人此之爲緣洵非今世前三月間渡江南行煩
使遠護得以物色小兒於姑蘇復歸京口又蒙長
公欸留重來邗水再圖晤言恰值親臺盤查公出
時事戒嚴未能久候遂同舍甥如臯諸生婁生可
衡買舟東行而高兵四掠船隻所在洶洶比至丁
堰喘息未定高兵東潰之信已確急避於洋莊港中
僅以身免旋聞揚城之變閣部殉節任公捐軀驚
心裂臆卽詢親臺消息知催運高郵免於鋒鏑吉

人天相信不虛也弟準於初十日渡江探小兒信
緣前日離揚就臯小兒通不之知今若不一尋覓
童子或恐痛極謹先令舍姪士琦親赴海安恭候
動定兼報南行之期家山千里異地傷心可告語
者止我二三兄弟今存亡離合杳不可問每一念
至輒欲忘生自今以後又不知究竟何如一心有
苦舉筆血迸嗚呼親臺想在相信莫逆中也帶血
吟百首手錄寄覽書生報國原無他長緩則托之
語言急則授以性命親臺知我尚其鑒之山川修
阻魚鴈爲艱此後七尺未卜死所恐此日楮墨便

成永訣矣妹夫婁文星甥男婁可衡及弟家口一
切寄託親臺長者想不以生死存亡易念也

此寧宇乙酉五月間寄余書也間聞流離言之
甚悉至緩則托之語言急則授以性命寧宇許
國之忠業已告我矣丙戌五月之事真不食其
言哉余錄而傳之使天下後世知寧宇忠肝義
膽秉之有素從容慷慨殆兩兼之昔人云開篋
淚滿臆爲見故人書余五內崩裂曷能以已鄭
與僑
手記

濟寧直隸州志

卷三十一

三

倡義記

鄭與僑

崇正甲申三月十九日流寇李自成攻陷北都人心瓦解濟城督鎮各官統兵南遁賊僞權將軍郭陞遂於四月二十五日率黨入城僞道府州官次第到任二十六日將濟營遺留殘兵賺至教場擄奪衣械分隸各賊鎖禁二十七日先拷州衛次及營弁次及士民刑掠之慘天日爲昏廿八廿九邏騎四出各境騷然拷完白鏹山積一半載舟一半馬駝於五月初一日颺去初二日又有僞權將軍白舉統衆復來擾攘益甚初五日僞戶政方允昌

諸暨人甲戌進士

以催漕繼至命州官製夾棍四十副餘

刑倍之見郭賊囊飽意復垂涎也初八日回兵頭
曰楊樸被捉樸莽人也手揮巨斧將刑具砍碎兼
殺賊差號於衆曰婦女自縊男子披甲當死中求
生耳鄉民和之者漸衆白賊聞變環甲欲戰見人
情洶洶恐衆寡不敵因好言撫慰自殺其生事者
二人以安衆心衆稍定賊乘夜遁去方賊亦隨之
而南初十日僞防禦使張問行

清苑人戊辰進士

張掛

旨尚書索銀十萬侍郎七萬督撫五萬餘各

開載所不及者許人密告人始無生全之望

州牧任崇志

山西壽陽生員

謀於十一日械諸紳於城隍

廟僞運河同知劉主敬

山西舉人

取銅製夾棍所留僞

掌旅傅龍

陝西人

領兵五百戍守分踞人家恣橫不

已十一日州差役催諸紳赴廟甚急紳衿義民集

議於任宦園中僉曰今日之事先發爲勝且百姓

向不敢逆賊顏行者怵於其威并感於其假仁假

義耳今憤矣憤則可用也諸紳一面赴廟一面密

傳四關鄉兵頭目與城中士民之解事者時東門

內適有火災僞州牧往救因暫令諸紳歸諸紳遂

赴南城頭陀庵誓師濟舊有編練鄉兵九營遂派

定李允和楊樸領太平營奏凱營入城捕賊其仁
育義正智勝勇奮元武文成嚴翼七營分圍四門
與城四面防賊之潰諸紳仍入而爲內應甫入賊
覺四門旋閉傳黨登城矣城中市民一時俱裹白
頭森布街衢城頭之賊遂不敢下未及上者輒戮
之鄉兵官徐成美又計紿傳龍出城賊無主自亂
武生王憲鑛鄉耆朱文繡潘任兩宦家丁楊重等
劈開南門任宦與弟舉人任孔昭武舉楊芳蔭祠
生仲文瑞劈開東門兩門之師遂入分頭捕誅諸
生楊再震等同鄉兵捕得僞防禦張問行諸生周

鐸王來徵等同鄉兵捕得僞府同劉主敬僞州牧
任崇志時已暮城頭賊俱聚南北兩樓用大碗紛
紛下打太平營頭目李春茂曰昏夜勿與戰戰恐
兩傷設柵圍之曉自成擒黎明北樓之賊果束手
受縛其在南樓者猶下擲藥罐如雨有以火鎗攻
之者火入藥烘樓與賊俱飛雲霄中肢分而墮觀
者快之五百賊止逸其三至城西麥仁店又爲鄉
兵所獲竟無一得脫者鄉兵戰沒者丁景魯三人
而已時南北阻絕西平之捷音未至南都之喜詔
未頒衆謂事無統屬何以令衆士民於十二日擁

原任侍郎潘鄉宦士良署總河事原任知縣任鄉
宦孔當署濟寧道事原任推官陳鄉宦辰銘署都
水工部事貢生李以莊署運河同知事濟寧衛經
歷周久傳署濟寧州事濟寧左右兩營則以李允
和楊樸分攝分布鄉宦楊澤等舉人鄭容等諸生
劉禧慶等衛弁孟應兆等於四門四城及四關各
寨發偵探監義旗整營兵戢暴亂清查火藥砲硫
優恤陣亡鄉兵事畢漏下三鼓諸票皆舉人孟瑄
親書手腕幾脫而協贊則吏員李國柱聯絡布置
則武生楊化龍遊客陳諫功居多也十五日奉大

行龍亭於州堂將叛逆張問行傅龍行獻俘禮誅
之州前官紳士民號哭成服兒童走卒莫不哀痛
自堂階至衢巷淚痕皆滿哭罷問二兇屍則諸童
子已寸磔飼犬矣遣副將周邦臺諸生孫慎一等
團練南鄉諸生孫允泰等團練東鄉指揮黎承祖
義勇徐則明張英等團練北鄉諸生張耀朗許世
蓋等團練西鄉四關仍以九營鄉兵官陳洵楊生
華程三進高起倫劉顯李聯芳朱國材樊世魁趙
治寧种新栗肇機等及叅謀諸生蕭中振等分統
之城內則以諸生楊仲揚通睿靳于讓熊人兆等

分隅整練以備策應諸生楊蘇霖等專司募餉而
以貢生陳辰箴韓洪愈宋可賢鍾應銓楊士英主
出納於是發牌各州縣擒拿僞官傳檄各路號召
忠義一路由沂州達登萊一路由濟南達天津一
路由臨德達河朔一路由宿徐達淮揚一路由曹
單達潁壽以潁州守任民育濟人也民育見檄遣
諸生李道生賁至南都督輔史公手札褒獎十六
日卹死事犒有功所費不貲皆紳衿大姓括金爲
之潘司寇三千金楊太史士聰孫主政景燿徐侍
郎標子諸生伯煌陳副郎辰誦楊大令鳳振或二

千或一千或數百皆傾囊急公者兗州府僞府尹

高克家

山西舉人

僞推官董貺璽

山西舉人

聞濟城起義脫

跡西逃十八日遣太平營將官米繼宗追擒之併

獲誅僞兗東防禦使劉濬本

山西癸未進士

汶上僞縣令

李士灝繼又擒至魚臺僞縣令尹保衡鉅野僞縣

令曹家麟鄒縣僞縣令楊名升嘉祥僞縣令趙廷

獻

以上諸僞令俱山西人

俱在州監候嗣是各州縣或擒解

僞官或呈送僞契或討割或乞兵數日內兗屬廿

七城恢復幾盡爲賊堅守者獨有金鄉與曲阜兩

縣而已維時賊老營屯大名董學禮屯宿遷郭陞

屯濟南介濟俱肘腋間大勢不去濟患正未可量
廿日矯傳鳳陽督師牌聲言百萬接應二東牌於
廿四日到省省城士民歡聲如雷賊將郭陞張國
勲遂於是夜互相殘殺分頭逃竄濟南空而青萊
一帶義旗皆動矣是役也當四海無主之日前無
所依後無所憑祇以紳衿忠憤鄉勇血誠遂使大
憝立剪名義以彰無奈江南諸執政鼠鬪穴中虎
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於不問可勝嘆哉

是日也余幾遇害者再東門啟余與同袍孟公
瑄統兵上北城北樓賊火砲突發一彈如疾鳥
飛臨余頭少俯彈遂過過褰首白布銜銜有
晨同任公孔當押賊過南門南樓賊矢下如

余兩人同五僕避對城一民居門樓下適鄉兵
六人押一赤身賊下城至余前雙手一揮六人
皆倒賊奔奪余刀余轉身掩過遂奪任劍兩相
持間余用刀戳賊脇賊負痛走余僕椰慶雲追
落其首此賊猙獰十倍於人使劍一到手余七
人薨粉矣余一人屢危如此衆人可類推也記
此以見吾濟之癡

忠云與僑又記

附劄付協理京營戎政太子太傅兵部尚書
張爲欽遵明旨收錄良將以資征勦事照得總
兵官任之琦文武全才智勇兼備於本年九月
內已經督師閣部史題爲倡義恢復事奉聖旨
任之琦倡義恢復棄家南歸深可嘉尚著以總
兵官加左軍都督同知用該部知道欽遵在案
本部欽奉上諭凡有智謀勇畧之士悉劄以實
授職銜茲爾功業表著於東土倡義不顯於天
下且兩次禦賊肆虐本官斬僞復城活捉僞將軍傅
今值闖賊肆虐本官斬僞復城活捉僞將軍傅
龍僞防禦使張問行等恢復兗郡二十七城功
績懋著爲此劄仰本官卽以奉旨職銜任事益

奮忠赤共圖恢勦候再著功績卽行
特疏入告獎以優異須至劄付者

帶血吟小引

鄭與僑

有明養士近三百年甲申之難攀髯而上者僅二十餘人至疆場捍禦之臣身殉社稷衛公景瑗周公遇吉徐公標三人而外竟自寥寥搖尾抱頭背連踵接嗚呼光岳氣分士無完節斯亦臣工之羞也楊生定國身伏草莽志存王室初蹈魯連之海繼懸王蠋之枝英英之氣殆有倍難於盡節諸公者彼以大臣而身當國難分無可逃此以處士而跡滯家修責有可追乃一死自誓百折不回使人知詩書禮樂之場猶有慷慨激烈之士斯又儒林

之光矣帶血吟原有百首畢命時曾手書一冊并
詩筵見寄緣其族人賺取而去遂至銷沉余懊恨
者久之丁酉遊閩於王生洲先生處偶獲此稿雖
僅三分之一然寧宇剛腸介節已與日月爭光手
錄以傳一以報知已一以彰累朝養士之休其於
世風未必無小補云至其死事顛末楊宮諭別有
傳茲不復贅

日月爭
光集

濟寧遺事記弁言

鄭與僑

郡必有乘取其載也或數千年而一修或數百年而一修搦管之人未必三長果擅從後論前不過憑諸耳目之近夫眼界易窮耳輪難恃掛一漏萬又何疑乎濟千古爲任城舊志修自宏治辛亥典確詳明允稱信史迨萬歷己酉重加修輯載筆者有陳壽之癖筆削多拂輿論往事無徵良可浩嘆已酉迄今又數十年陵遷谷變物換星移可述而志者又復種種倘俱聽其銷沉後有作者何所資以爲編摩之具不揣固陋取覩記所及舊而藏之

非敢自侈攷鏡之林亦曰不賢者識其小者等于
塗說巷譚云爾濟州戊巳老人鄭與僑識

自清源抵濟寧運河敲冰記

國朝

傅維鱗

東昌道

予以順治癸巳嘉平分臬清源清源瀕漕漕之事
紛而患重据瘁胼胝修塞無暇日善繪者不能寫
其苦南來萬帆需鞭進歸亦萬帆需鞭進當事檄
電下不計兌收之濡滯第責河干吏是以河干吏
倍艱甲午子月四日忽河水結馳望如雪虹千丈
舳艫林竢詢之土人云前此未有如是早者天顧
贈予苦耳初凍不過三四里敲之法及人咸未備
窮日夜力卸不過數武其冰如綿納椎而弗解厚
尺無所施踏蹴因虛舟兩崖梭觸之稍稍解日不

過數丈其冰漸堅虛舟觸之礙爰集木椎長柄數百齊築之聲鏗鏗不絕冰自若也遂以小舠載十人舠前後緮之而紆其兩端兩端數十人麾而前呼聲振野俾舠躋冰上砰訇噌吰冰被壓且舠上人左右撼弗已冰乃崩微却復躋而予喉已枯日不過數尋益三舟六緮之多則進退弗利也日不過一里初所謂結三四里者次日十里漸報二十里七日而五十里至百里而達者不過十里因裒兵民胥役至千餘人予指揮狂跳其間製小旗分風選武健者持大鐵椎及石杵奮力下特方寸口

必數十椎杵始透一孔入巨木力搥之冰有破者
人惴惴隕淵大叫而走冰碎而不流又懸賞募巧
力有膽氣者立方丈解冰上順流而下竿劃諸冰
遇旁舟則躍而上始口通三五里中流旣豁依崖
者仍小舟裁之如蠶食竹纜經水若銀條羣撝枯
草著掌中以挽不然纜手合矣河之濬歷兵燹無
居廬官民日枵腹集事或挾乾餼冷吞之予腹不
能納寒物輒日不食每啖棗栗數枚薑數片而亦
不覺餒以田久荒黃茅彌望風復劇漕舟逼不敢
舉火故耳雖日三五里而予往還輒數十次左右

多木偶夫役又不解予謀大呼而聲已啞又慮巨
冰下致中梗時時分官民沿伺之續則又敲敲如
初精力疲憊骨節疎痛抵暮不歸夜以繼日淡星
荒月貴賤淆選栗烈如刀予憐衆苦俾假寐予借
棲一布窩夜深寒入髓理悲風更甚窩外皆呻吟
啜泣聲貧民衣單中宵聚語細聽之不成句牙格
格唇直曾北方大水此僞載道扶携老穉行踉踉
不能抵村落古廟者野哭相續予擁羊裘每淒淒
淚下也及曉閱衆首及衣皆霜凝色素矣或時僦
居漕舟夜水汨汨水下恍鬼之夜哭也尤不

一日狂飈驟至夫役皆伏岸側頃刻不辨爲人成
土壠矣予猶勉強挺立方呼飛廉而祈告之開口
砂滿無以爲聲稍息起相對皆面無人色如是閱
二十餘日始達東莞境予得歸署小兒女幾不識
予予怪之攬鏡自照面瘃裂顰顰白睛赤神氣
血肉皆頽鑠予亦幾不識予矣予職分所宜不敢
言勞食漕之米者盡念諸噫

清室正統小元

卷三十一

三

王少司空

天

夢吟集序

高

珩

淄川

予與魯源先生同舉于鄉蓋三十餘年矣其後隱見南北若春鴻秋燕往往相違今歲聚首京邸而後喜可知也字棟相隣琴樽數接予造謁疎慵賓朋聞寂每咏出門無所詣動卽到君家之什莞然自笑素心晨夕雖浩浩車騎之地固不減靖節南村也偶於藝香罷奕之暇慨然而語曰我輩釋褐登朝亦已二十餘年矣不佞碌碌一無所成先生二十年中敝歷中外出處崖畧可得聞乎先生媿媿述之兼以詩一帙見示予卒業焉乃知始而乘

輶繼而持斧建節大藩納言卿寺牒南蔡乎仙李
詩旋賦乎咳蘭南極五嶺翡翠之鄉北抵三關句
注之塞莫不有車轍馬跡焉而長鯨封狐之毒內
外險易之變流行坎止噩夢空花惘恍回眸遽遽
欲覺舉少年時橫金躍馬蔡澤飛揚之意亦復味
同嚼蠟且云長卿今倦遊將從化人遊矣予乃听
然而笑曰先生雖有是言不佞未之詳也向與先
生定交時年皆未逾壯先生恂恂而恭言喏喏不
出諸口望而知爲厚德君子也夫厚者地德而可
以承天庥此德之與福之痛而風人之所宗也今

讀先生之詩其風肆好其采綺繡五色錯而成章
七寶嚴而爲飾洋洋乎大國風矣而忠孝之懷性
命之旨復犁然有當於人心此何可止以兩制八
座二十四考中書盡之耶然而槃槃之器如萬斛
舟所載尚未及半鼎衡大受將焉避之而可乎此
固不俟端策命卦而知之矣但不知投大遺艱之
後戴星問夜日不暇給尚能復唱陽關否卽令退
食之暇不廢嘯咏把筆晴窓偶招油素其將爲車
攻天保元和淮雅之篇乎抑仍爲步虛之詞大洞
之咏摛八會靈女而叶八琅神璈乎先生定能自

審矣予行將掛冠矣如風燭可延尚可俟先生於
功成致政之後共作支許遊追理此語或不減巴
山夜雨也相與一笑而起因筆之康熙壬子中秋
旣望東蒙高某題

高某題

○新開河記

魚臺令馬得楨

魚邑地處低窪原爲諸邑下流復加河道疏浚水
愈迅集苟非隄防夾束勢必汪洋浸漫禾黍廬舍
安有存遺故疏河者他邑之利加以築隄又加以
遠浚湖口者魚民不得已之務也先是明萬歷間
嘉鉅鄆定曹城濟單金九州縣合辭上請關魚開
河卽此渠也沛縣堅閉下口爭稱以沛爲壑於是
邑民沟洫懼水中積魚其沼矣署篆州判楊之翰
愬於上云邑居窪下素爲衆水必趨之區今議挑
浚又係衆水經流之處若下流有洩豈敢中梗奈

濟寧直隸州志 卷三十一
沛邑壅塞宣洩無從情頗切至事獲中止康熙二十七年八月余承乏茲土下車問民疾苦咸告水患卽欲周行隴畝區畫築隄如江南水利法但以歲儉未遑也康熙二十九年

皇帝憫山東災傷相仍人民困苦特蠲全租一年乃於正月召士民而告之曰

皇恩浩蕩民力稍裕築隄之工可以舉矣且臨蒞各憲一皆清忠愛民興利除害是所樂聞倘事機已失不可不慮士民踴躍呼曰此民生已事也惟在計工酌夫而已適奉濟寧道牌轉奉總河批據城武單

縣金鄉俱請浚河余乃廵歷各鄉察高下度水勢
自金鄉界起若羅家屯金魚店等七處皆受災窪
地防切于疏自北田寺起至宋家莊迤東柳溝止
約二十餘里爲水道咽喉疏切于防乃復告士民
曰曩議築隄固謂防魚一邑之水也今水合數縣
源集千里湔沒之患浚河難免不浚尤難免矣惟
亟築隄以浚爲築以築爲浚庶乎可用遂請于各
憲于是疏河築隄之工舉矣時二十九年三月初
旬事也民果踴躍赴工至七月二十八日風雨驟
至陸地騰波竟以河隄糧具窪地得無虞蓋魚民

於時益信築隄之有賴而浚河之不可以苟焉而
已也獨是水至歸湖不得迅下病在沛阻下口無
從疏濬上請道憲轉詳河院委前太守祖允圖親

勘查議時已季冬矣次年正月春冰將泮府憲單
騎來縣余從至安家口沛令亦至周圍察視遂從
安家口尋流而上勘至魚臺金鄉單縣城武以及
鉅野昌邑集柳林集清涼寺等處經歷五百九十
餘里內有隄河一道者有二三道者自上流鉅野
昌邑集入城武縣東入單縣轉入金鄉入魚臺又
轉入安家口報命于河院曰上流通則不潰下流

通則水去自捷如不先開浚安家口使水有所歸
將上流各縣雖疏浚與不疏浚等耳若安家口誠
能先加疏通上流各縣雖或疏浚愆期亦未至便
傷禾稼也故欲免鉅野金鄉等縣之水患亟當開
浚安家口卑府誠恐口外有民之田地廬舍致踣
以鄰爲壑之愆今查視俱汪洋巨湖一望無際又
據沛縣生員閻文煥等俱稱安家口洩水咽喉若
獲開浚沛邑與有利焉且甚益漕亦願挑浚安家
口則其無關沛邑田地可知不特無關沛邑田地
其併有益沛邑田地可知河院大悅檄行濟寧淮

徐二道一體疏浚維時二月初旬少壯咸集鐮耨畢具其趨事之勤蓋不啻子來之意也余於是喟然歎曰事機之不可失也如此夫非值

恩詔蠲租則士民恐無餘力非上憲肫摯救民則沛口必不能開自此以往魚塍百年不能下洩之水一朝可以宣洩無虞曹定城鉅單金衆縣會放之流或可不爲魚患禍福轉移不容髮間矣則是河隄疏築與湖口之浚也豈非各上憲鼎鑒必勤之而縣令所藉

皇恩以立民務者哉

王謙志書馬邑侯開河記後云魚邑勢處下流
潦水滙浸聽其自至已屬難堪况開渠導引俾
數千里之漑十餘州縣之波而畢萃乎不有築
隄何以防害山右馬侯下車卽巡歷相度築堤
禦災繼奉憲檄成隄一百有六里公于是事有
數善焉卑騎巡閱不避寒暑是其勤也按畝派
夫士民一體是其公也仰體上憲事無煩擾是
其謹也初聞浚河舉國皇皇公以築堤爲之開
導民情貼然是其勇也諸邑浚河意惟洩水于
魚臺公不與辨但開沛口輸之巨浸以達長淮

是其畧也工成民欲歸德于公稱河曰馬公渠
公聞之凜然推德上臺易名新開河則又虛衷
若谷淵涵萬頃者矣余每與諸生講論及此輒
有感念泣下者故附書之俾後之君子見侯之
自記知其事蹟有如此者

牧濟嘗試錄序

知州 吳 樾

樾總角時家大人課讀授漢書至循吏傳廼訓之
曰循良之治莫盛於漢其時禁網疎濶守牧得自
行其意要皆以忠厚德讓化民導俗未嘗專任刑
法急近功徇末務也樾承訓卽心知嚮慕及年十
二先叔祖制府公令梁谿樾隨讀書署中每見公
行事一一識之竊計曰古所謂循良致治者殆非
難事也歲戊午從公督師閩海効力行間克復厦
門金門海壇等地方例得議敘壬戌授職泰安州
佐佐故無民社責而司府時有所委試力辦以報

輒蒙獎借稍聞於撫軍屢檄署篆務歷本州章邱萊蕪長山霑化陵縣平原再攝臨邑職佐十年代庖者九顧暫時假攝民情土俗甫得周知輒復謝去未獲竭吾心力也癸酉夏量移濟寧州至日周覽疆域檢點章程則茫然自失蓋其地則南北水陸之交會也其民人則五方雜處而狙詐百出也其俗尚則刁頑相習而禮讓不講也催科則法不善而追呼敲扑之煩苛也戶口版籍則錯雜混淆而難稽也四鄉之水患頻仍也下隰之荒畝難闢也市集稅課之濫征無額也河防力役之積弊莫

除也驛站之支應往來如織也城垣學舍公廨倉
庾壇壝祀典以及津梁牖垣之傾圯而堙廢也其
他瑣屑未易枚舉要之地極衝民極雜事極繁矢
來無鄉絲亂無緒諺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自念
閱歷以來非閉門者矣以云合轍談何容易也由
是日不暇給殫精竭思數月而知其大畧期年而
悉其利弊識其機宜確見夫琴瑟不調有不得不
更張者非好勞也爰擇應興應革應損益變通者
不憚謁蹶從事蓋就一已心力所及未敢云悉當
也經理以來俚指八年矣環視四境民俗未盡淳

也士習未盡端也水患未盡除也地額未盡復也
版籍未盡清也力役未盡省也大小諸務未能一
一無憾惟編審催科二事一成之法可以無弊又
未知其能永久與否也夫力所已辦者皆致治之
末務猶未能盡善若此追遡古人循良治跡先德
讓而後刑法者用滋愧矣因舉歷年興革損益變
通諸務每條錄而誌之以付諸梓非敢自是也一
以不忘盡瘁之初心一欲以質後之蒞濟者據此
爲草創而討論修飾潤色之或不至若檉之初蒞
而探索茫然也檉自別庭幃就職泰安年甫二十

有四猶未髭也歷今十有九年鬚髯且蒼蒼矣筋力日以億世味日以淡亟思引退鄉園侍養二親率弟携子承歡膝下盡天倫之樂事則今日之志也梓此錄成適歲當計吏不敢遽出懼涉邀譽之嫌坐待考核或俾卽歸去則適遂今志矣何意尚容尸位匏繫依然愈滋愧矣爰綴數語以白端委後之蒞濟者考其時審其勢諒其勞且拙庶知昔日之濟爲何如并以知今日之濟爲何如更當計後日之濟爲何如則濟其庶乎康熙庚辰涂月錢塘吳樗自敘

過割

吳 樾

古之論田賦者必曰先正經界一省有一省之經界一府有一府之經界一州縣有一州縣之經界至於一鄉亦必有一鄉經界一里亦必有一里經界劃然不可紊也昔人云有分土無分民天下輿地分而爲省省分府府分州縣此省之人置彼省之地則必於彼省立戶納糧未有將彼省之地過割於此省者也此府之人置彼府之地此州縣之人置彼州縣之地莫不如此而一州縣之地分爲幾鄉一鄉之地分爲幾里凡一鄉一里地若干畝

定經界不可紛更亦如省府州縣之有疆域也然則此里之人置彼里之地但應就戶過糧其地仍屬彼里而彼里之人置此里之地者亦然人隨地地不隨人人譬則鳥也地譬則樹也鳥之棲樹彼此任其所之未聞可移樹就鳥也里有定地地有定數則歷久推收無患隱漏矣上地下地等則一定雖年更主易糧額不能混亂矣故律載典賣田宅不過割者按畝加杖其田入官而移坵換段那移等則與減瞞詭寄影射等弊罪亦如之條例又載移坵換段詭寄灑派者全家抄沒立法如此

嚴者惡其變亂版籍混淆賦稅也乃今過割者悉
廢古制南里之人置北里之地將地卽過割於南
里東里之人置西里之地將地卽過割於東里以
地隨人不以人隨地是猶聽其移坵換段矣相沿
如此視爲固然里甲旣亂經界難分致滋無窮之
弊而釀無窮之訟欲復古制必須分疆畫界是非
不可爲而勢有不能行惟有因時制宜立補偏救
弊之法以圖畧復古制耳余於康熙三十五年編
審時帶清地畝設立二冊一曰地畝坐落冊刊發
自報供單令花戶將本名下地畝四至條段等則

數目坐落地方莊村逐一據實填單開報彙齊按
地方撮歸一處編造猶古魚鱗冊之式也四鄉地
方共一百有二卽就地方分疆畫界以地方代里
以莊村代甲猶昔里甲之制計各村莊而成一地
方之總計各地方而成一鄉之總計四鄉而成一
州之總今指一地方而曰是有地若干畝內一則
若干畝二則若干畝瞭然在掌也有典賣者但於
地段下註明過糧而坐落永無移易人戶有遷徙
而地畝無遷徙此冊一定其詭隱脫漏者無所容
其奸矣此地畝坐落冊之法也一曰丁戶居址冊

用滾單催徵之法按照人戶居址編派產多者雖
各鄉俱有地畝而錢糧總歸一戶名下輸納此冊
一樣三本一本發單頭傳催謂之滾單簿一本付
櫃書查照收銀謂之坐櫃簿一本付戶房存查謂
之存案簿其存案者即所謂赤歷也凡過割者將
此收彼除之數於存案簿本戶下註明乃糧隨戶
過非地隨戶遷此丁戶居址冊之法也查地畝坐
落冊則知地段之所屬查丁戶居址冊則知錢糧
之所在自設此二冊一經一緯則版籍可清而賦
役不混叅之古制庶其有當乎往時過割惟憑冊

書開報遂致百弊叢生莫可窮究余謂過割之義
不止是過戶推糧而糧之等則是否原額地之畝
數果否確實其價已完未完其產已交未交有無
準折盤剝逼勒投獻之情有無盜賣冒認換易重
複之弊凡交易中葛藤纏擾之事要須一一清楚
方合過割之義蓋過割者謂從此推過之後如以
刀割物截然分開無復聯屬未斷之處也乃今皆
不計及官惟重稅契民間又未能事事詳慎遂致
遺留訟端爲害匪小濟之俗例凡欲典賣田宅必
先讓原業本家次則典主次則地隣皆讓過不與

然後售與他人尤可笑者原業本家有歷年久遠
事隔兩朝賣經數主者猶稱原業而本主之外不
特兄弟叔姪同產之親卽疎遠一族之人亦稱本
家皆得援例混爭夫棄產者必有迫不能待之勢
必要到處讓過已屬難堪乃有本心欲得而故稱
不要或抑勒賤價不照時值或本無力量姑且應
承及至賣主不能久待另售他人非托名阻撓卽
挺身告理棄產之人率不免此至於交價不完交
地不足未分之產一人私賣已賣之產重複又賣
轉賣者回贖未清回贖者指勒不放未稅之契典

賣難憑祖遺之田糧額不合更有二則之地賣主
冒過一則之糧亦有一則之地買主勒過二則之
糧以及地少糧多地多糧少與棄產賣糧逃亡遺
累種種情弊難以枚舉余諮訪紳士耆民酌定官
契之法將交易中各項事端皆分析條列刊于官
契之後凡有典賣田宅者先查明官契條約事事
不犯然後成交卽用官契投稅不許另行私立底
契致滋弊端每歲十月開收之期曉示過割令本
戶具呈而民間所具之呈體式不一開註款項不
明因刊定一呈式并地畝條段四至單將戶籍任

址典賣年分地畝數目等則坐落皆按照填註取
賣主地糧照票與本戶照票同官契一并附呈核
明另給過割合同票依呈所開逐一註明用印鈐
蓋中分爲二一除一收分領一紙存照此增彼減
仍各換給地糧照票將過割之戶亦分地方各自
註冊另立收除總號簿二本查照登填存案簿以
爲派造下年滾單之底冊如此則冊書無權經承
無權旣無遺累之處自無爭訟之端而諸弊可絕
始于過割之義爲不謬矣

古風用韻

賑濟

吳樾

康熙三十五年秋久雨卑窪之地悉遭淹沒積水
不消至不能播種二麥以不及成災分數格於定
例未得蠲免是冬米價騰貴人人阻饑有請下遏
糴之令者余辭之濟寧水陸交衝之地與他處不
同逐末之人多於務本之人有糴濟寧之穀販往
別地者卽有糴別地之穀販至濟寧者適相等也
一來一往貧民藉以得食者正復不少若下遏糴
之令販來之人恐無他客轉買必且裹足不前故
遏糴非荒政之上策古人論之詳矣有請下平價

之令者余亦辭之趙清獻公知越州時兩浙旱蝗
米價湧貴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公獨榜示令
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又文
潞公知成都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
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糶翼日米價遂減又
范文正公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公增至百八十
文商賈爭先而至價亦遂減皆古人已試法也凡
物少則必貴多則必賤但當求多不必求賤若遏
抑市價強定其數則外境之商以無利而不來本
境之米戶待價而不糶米穀益少價安得平乎不

如聽其昂貴使外商聞風而至米戶爭先出賣價
未有不平者也有請招徠流亡者余亦辭之凶荒
之時流亡之民處處皆有其至吾境而寄居謀食
者自當加意存恤若一聞有招徠之示則必紛紛
而至災民聚集既恐蒸爲疫癘兼恐謀爲不軌貽
害匪小卽不至有此而無地處之無米食之必且
填於溝壑是招徠而殺之矣可不慎耶有請禁止
造酒者余亦辭之濟寧人烟繁庶水陸經過者絡
繹不絕又有文武各衙門及四營兵丁故民間賣
酒爲生者甚多若概行禁止則俱失業矣在大舖

家猶可若販賣之輩與造酒工作之人不皆驅而爲饑民乎況有此造酒家則必有販米販麴而來者未必耗損本境之糧禁止之後販者不來未必卽增益本境之糧總之造酒誠爲靡費而禁止造酒亦未遽能平米價而有濟於民也有請括借大戶者余亦辭之大戶積米果多止宜委曲開導使之出糶彼卽不糶而其米仍在本地要知饑荒未至十分之甚不難設法救濟當須保全富家留爲餘地豈可先自擾亂耶有請設廠施粥者余并辭之煮粥之廠必設於城市不能徧及鄉村多不過

四五處耳是必食粥饑民皆在城市則可若鄉
遠來則不便矣濟之境地有遠至四五十里七八
十里者四鄉饑民一聞賑粥誰不思食路遠者不
能猝至腹既饑矣豈能疾走以早行計之近者辰
巳時至稍遠者午後至再遠者抵暮至極遠者窮
日之力亦不能至如此奔馳止食一之粥遂能
延其命乎况過午而至者並不能得此一瓢之粥
也饑民入城遠者必不能歸嚴寒之夜宿於何處
再遇風雪之時則饑寒交迫殍於道路仆於坑谷
者不知其幾欲以救民之生反速民之死矣卽能

來食粥之人必皆強壯男子則可若老幼殘疾婦女則不便矣羣百千人而聚於一處强者爭先弱者落後而老幼殘疾婦女必不能擁擠而前則推跌踐踏實可慮也少年婦女必遭無賴之辱兼生奸騙之謀尤可慮也且遠方流移之民莫不聞聲奔赴吾煮粥之米未必相繼則虛聲累人爲害匪淺余謂煮粥不如散穀零散不如頓給查有存倉未報部穀九百二十七石零因詳請發出賑濟又河道總督董公與各上臺余與所屬各官共捐穀二千石而縉紳富商因秋成無收雖有樂輸之心

奈無多餘之穀余定議詳請將常平倉穀酌量借
與如借一百石則留三十石捐賑至明年秋收照
還一百蓋借於騰貴之時還於有收之後通長計
算猶未捐也於已無損於名甚美故莫不樂從乃
得捐穀一千石共得穀四千有奇因將應賑之人
分爲二等鰥寡孤獨老病殘廢與極貧者爲一等
每名給穀五斗次貧者爲二等每名給穀三斗小
口折半給所難者查核得實散給有法耳約地與
民相習宜無不知其貧富者猝傳各處約地封閉
公所令查照保甲冊將兩等應賑之戶分別摘出

海寧直隸州志卷三十一
嚴諭秉公有賞不公必究分撥書吏爲其開造一
日卽開完矣仍令速回再加查察如有誤開遺漏
者稟明改正亦一日卽改完矣設立綿紙照票四
寸濶六寸長將一定之字刻板印刷用印鈐記携
帶冊票親歷各鄉按冊查核再有誤開者除之遺
漏者增之當面給與印票票上填註某地名某人
大口幾名小口幾名及一等二等字一身不能遍
歷分委佐貳屬員一體照查先據約地所開之冊
可約知應賑人數亦可約知分查完畢之日數卽
定放賑日期四鄉分爲四日

查之日隨便曉諭內開明依期各携布袋赴倉領
穀非至期不得先來老幼殘病及婦女許令親隣
代領倉廩前三面俱立欄木執事之人在欄木內
領賑之人在欄木外於鄉紳富商借用大小布袋
三百餘記號明白先令斗級將穀分五斗三斗及
小口一半之數公量入袋運堆欄木之內仍命親
信人監察大書高脚牌三面將領賑地名挨次排
列諭令依序而進不許攙越擁擠再令聲音洪亮
之役按地名傳呼驗明印票一等者一名給五斗
二等者一名給三斗小口各給一半之數將量定

之穀過於饑民所携袋中再將空袋量運如此轉
換不致耽遲等候且無錯誤多寡也凡無票之人
推擁至前者定係無賴奸徒立即責懲四日而四
鄉已畢查有失誤未到者統於第五日補領所借
布袋照記號發還其老幼殘疾婦女倩人代領者
逐一開出委佐貳屬員親至各鄉查問果否領給
有無扣剋如有侵扣之弊嚴究追還而饑民莫不
均沾實惠矣計賑濟九千餘人至諸生中之貧者
尤爲可憫小民雖貧猶可負販傭工自食其力而
諸生名在學校身列宮牆惟以誦讀爲業別無營

運之事所賴以供朝夕者止此薄地數畝旣被水
淹則半菽不飽束手無策矣且有素無產業而止
賴舌耕之士當此米珠薪桂饘粥難供尤當加倍
賑濟余行學查明貧生數目不限家口多少每名
給穀二石運行學中令其自取不與饑民同領恐
傷士子之體也至次年正月尚難接濟又蒙巡撫
部院李公題請接賑余仍照前法散給計發穀五
千餘石賑濟萬人有奇旣得兩番賑濟雖值災荒
而野無餓殍人無流亡四境安堵如故誠知救荒
無善政然不敢不盡此心力也

廣寧直隸州志

卷三十一

三

濟寧直隸州志卷三十二

藝文拾遺中

條陳治水原詳

吳 樞

爲地勢自有高卑水性必須利導詳請通飭講求
以圖一勞永逸事竊照濟寧地處最窪河湖環繞
水患更甚於他邑卑職數年以來築隄浚河無時
不爲宣洩防禦然其患不能盡除者蓋緣田間水
道梗塞之處甚多工費浩繁未能盡爲疏通而隣
封歸壑之道又淤澱不能順流之故也茲奉憲通
飭疏浚卑職凜遵通行四鄉傳集鄉耆里老人等

公同踏勘地勢相度河形確議疏浚宣洩之要敬
爲憲臺陳之一東鄉則有洸府二河年久河身淤
淺隄岸卑矮殘缺不能束水每遇山水漲發卽漫
溢爲患此洸府二河當行挑浚隄岸當行培築也
又泗河自陪尾山發源沂水合流經府城迤邐而
南入州境其形勢上源甚寬出口之處甚狹山水
一發卽泛濫衝決河西地勢卑窪屢受淹沒爲東
鄉大患今雖築西隄一道以障狂瀾但泗水之發
其勢甚猛水口狹窄不能順流而下必至旁決橫
衝一線之隄勢所難保必開支河以殺其勢方不

致有過賴之患查董家口原係分殺泗勢之支河
經鄒縣之車家橋由閘家口穿白馬河出謝家橋
入獨山湖今年久淤塞鄒民一者畏難不肯挑浚
二者利種淤河之地不欲挑浚反藉口云有害於
彼輒爲阻撓夫水有來源而無去路是以停積爲
害今挑引歸湖何害之有且卑職前與鄒令會同
查勘至馬坡地方一片皆有積水若挑此河從閘
家口入湖則鄒境之水俱順流而下是鄒濟均獲
其益無奈鄒民狃於習見不詳勘河地形勢一味
作梗惟仰祈憲臺嚴飭該縣協力挑浚或另委賢

員卑職等會同確勘酌議挑浚庶鄒民不得橫生
他議也又班村窪宜疏入府河張家窪魚溝河等
窪宜疏入新店坡至新店坡係東鄉諸水所聚之
區查舊制新店牖上下俱有減水埧以達於河今
埧廢年久無門可洩至水積久不消有礙播種今
當重建牖二座以時宣洩俾坡水得入運河則可
免一帶積淹之患又城東楊家水口係洩洸府二
水經馬驛橋出觀瀾橋天井牖入運河之要道自
築埧以來二水西入馬場湖水發時湖滿不能容
納而又無宣洩之路每至橫溢成患康熙三十

年五月內卑職稟明前河憲于具題開通引水
濟運比年以來隣近民地得免淹沒而運道亦賴
無淺阻今馬驛橋卑職已修爲牖矣水長啟洩入
河水消閉蓄歸湖蓄洩得宜可永免洸府二水之
患其中慮有潛爲作梗之人徂於故常之見將來
復借端築塞亦未可定卑職因民瘼起見不得不
爲鰓鰓過計惟祈憲臺申飭永遠遵行此乃東鄉
疏浚水道之情形也一南鄉牛頭河之東則有平
流河小流店窪新店窪侯家老窪一帶諸水舊由
羅家河入牛頭河今羅家河淤塞應浚牛頭河之

西則有急三道諸水上承嘉鉅等處之水平漫而
下其勢甚大舊由苜蓿河入牛頭河今苜蓿河淤
塞應浚其間水道經臨清衛諸屯地方應飭該衛
協力挑浚者也至西鄉大長溝宰家窪大徐坡舊
有故河一道由彭祖埧經曹井橋永通舖入牛頭
河今皆淤塞應浚查牛頭河乃濟寧上源諸邑出
水之要道其關係非僅在本州也自魚臺縣之柳
溝穀亭八龍灣等處以及江南沛縣之廟道口等
處梗阻不能順流南下以至泛濫停積濟寧居諸
邑之下受患更深數年來卑職雖浚河築隄備

防禦之術然止能用功於咽喉之間不能達於心
腹又焉能達於尾閭卑職深知其害故言之獨詳
然止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惟仰祈憲臺主持調度
以除此患此又西南兩鄉疏浚水道之情形也至
於北鄉高村南照寺耿務村大徐石樓村等地方
諸窪之水可疏入馬場湖康莊驛之蘇家等窪之
水可引歸蜀山湖俱就其形勢之便也惟蜀山湖
之金線利運二牐馬場湖之安居十里營二牐蓄
洩啟閉不失其宜則諸窪之水有所歸而不爲患
矣蜀山湖在汶境卑職不得而議馬場湖在濟境

卑職得而言之馬場湖乃濟寧衛河道蓄水濟運之櫃也衛河官惟務蓄水濟運二牐啟閉失宜每見湖水泛濫田湖莫辨鄉民合詞籲求開牐而不能將來州衛必有相爭之勢夫蓄水者湖也未聞蓄水于民田之內也卑職今與濟寧衛管河官議於馬場湖十里牐刻一石爲水誌湖水上誌則啟牐洩之湖水下誌則閉牐蓄之如此則可垂永久不待爭論而蓄洩得宜湖水無泛濫之患而坡水有歸壑之門運道民生兩有裨益此又北鄉疏浚水道之情形也總而言之濟寧惟東鄉之泗河而

鄉之牛頭河爲患最大泗河之患疏浚董家口之
支河以殺其勢保固隄防以禦其衝可保無虞尚
有力可用至牛頭河下流不通屬在江南地方無
由橫河嘴入湖亦足去牛頭河患之半也其四鄉
諸窪之水或疏之入湖或引之歸河皆就其形勢
高卑道里遠近便於用工而論雖工程甚多而鄉
民皆知自救切膚其情甚爲踴躍鼓舞各願展力
其應挑丈尺夫工數目遵行造冊並繪圖貼說伏
候鑒奪示行其夫工各就受患之地并令附近之

處協力按畝分工新正農閒之時卽興工挑浚其中或有無力貧農應否借給倉穀以資日用俟秋收催還未敢擅便統祈批奪遵行

計開

牛頭河自姜家水口起至劉家橋界牌止應疏浚
三處

姜家水口淤淺一段長八十丈應挑口寬七丈
底寬五丈深二尺計土九百六十方需夫一千
九百二十工

張家堰南頭起至李家莊止淤淺一段長九十

五丈應挑口寬七丈底寬五丈深二尺計土三千七百二十方需夫七千四百四十工

劉家橋起至界碑止淤淺一段長二百丈應挑口寬八丈底寬六丈深二尺計土二千八百方需夫五千六百工

府河自蒜園界碑起至楊家埧止應疏浚二十三處

蒜園西墩鋪東河北岸淤嘴一段長十四丈平切寬一丈挑深五尺計土七十方需夫一百四十工

墩舖前河南岸淤嘴一段長十五丈平切寬一丈挑深五尺計土七十五方需夫一百五十工
孫家林河南岸淤嘴一段長三十六丈應切寬一丈挑深四尺計土一百四十四方需夫二百八十八工

許家林河南岸淤嘴一段長三十二丈應平切寬一丈挑深四尺計土一百二十八方需夫二百五十六工

孫氏牖上攔門灘長十四丈應挑口寬四丈底寬三丈挑深三尺計土一百四十七方需夫二

百九十四工

孫氏牖下人家頭西灣大路邊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丈應平切寬一丈挑深四尺計土八十方需夫一百六十工

大路邊迤西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二丈應挑寬一丈五尺深四尺計土一百三十二方需夫二百六十四工

盧家橋上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丈平切寬一丈五尺挑深四尺計土一百二十方需夫二百四十工

能家營橋上河東岸淤灘一段長二十五丈平切寬一丈挑深四尺計土一百方需夫二百工

能家營橋攔門灘長二十丈應切口寬三丈底

寬二丈挑深四尺計土二百方需夫四百工

郭家莊西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丈平切寬

一丈挑深四尺計土八十方需夫一百六十工

郭家莊下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四丈平切

寬一丈挑深三尺計土七十二方需夫一百四

十四工

趙家林西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五十丈平切寬

一丈二尺挑深四尺計土二百四十方需夫四百八十工

黃家林西河南岸淤灘一段長六十二丈平切寬一丈挑深四尺計土二百四十八方需夫四百九十六工

大堤頭東河南岸淤灘一段長五十八丈平切寬一丈挑深四尺計土二百四十方需夫四百八十工

大堤頭西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丈平切寬一丈二尺挑深五尺計土一百二十方需夫二百

百四十工

邱家林西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二丈平切
寬一丈挑深四尺計土一百六十八方需夫三
百三十六工

塔口鋪橋上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丈平切
寬一丈二尺挑深五尺計土一百二十方需夫
二百四十工

塔口鋪西頭三聖廟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
二丈平切寬一丈五尺挑深四尺計土一百三
十二方需夫二百六十四工

三聖廟西舊水口河北岸淤灘一段長四十丈
平切寬一丈五尺深四尺計土二百四十方需
夫四百八十工

小店東頭河南岸淤灘一段長三十五丈平切
寬一丈挑深三尺計土一百五方需夫二百一
十工

小店西頭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三十五丈平切
寬一丈二尺挑深五尺計土九十方需夫一百
八十工

五臺牖東柳園前河北岸淤灘一段長二十四

丈平切寬一丈五尺挑深四尺計土一百四十
四方需夫二百八十八工

東鄉疏浚四處

吳家灣地方張家窪一處由陸家橋仙家橋歸
新店坡入運河應浚工長二百一十丈應挑口
寬一丈五尺底寬一丈深三尺每一丈計土三
方七分五厘共計土七百八十七方五分需夫
七百八十七工

九曲地方泗河董家口支河一道由九曲南車
家橋閘家口穿白馬河入獨山湖內州境自董

家口至九曲南小廟止應浚淤澱工長五百四十丈挑口寬六丈底寬四丈深二尺每一丈計土十方共計土五千四百方需夫五千四百工接駕莊地方魚溝河一處上接黃泥溝河南出蓼溝坡橋入新店坡內應浚工長三百六十丈挑口寬一丈五尺底寬一丈深三尺每一丈計土三方七分五厘共計土一千三百五十方需夫一千三百五十工

班村地方班村窪一處自杏林莊起經元帝廟東汪家莊西過班村入府河內應浚工四段長

七百二十丈挑口寬一丈五尺底寬一丈深三尺每一丈計土三方七分五厘共計土二千七百方需夫二千七百工

新店牕上下各照舊制設立減水牕一座需用椿石灰鑊匠工物料等項每座需用銀二百五十餘兩

南鄉應疏浚二處

牛頭河地方河東羅家河上受烏龍潭張千家窪孫家窪胡家窪郭家窪郝家窪小流店諸窪之水由平流河侯家老窪下出李家口入牛頭

河內應浚工長一千八百丈挑口寬三丈底寬
二丈深四尺每一丈計土十方共計土一萬八
千方需夫一萬八千工

安興集地方牛頭河西首舊河上自急三道五
空橋起由錢家屯紅廟屯康家橋俞屯亢父城
蘇家莊全家橋甘河頭等處地方至王家水口
出牛頭河內應浚工長四千六百八十丈挑口
寬四丈底寬三丈深三尺每一丈計土十方五
分共計土四萬九千一百四十方需夫四萬九
千一百四十工

西鄉應疏浚一處

大長溝地方宰家窪大徐坡水由彭祖埧至運
河崖隄河至白嘴曹井橋火頭灣入牛頭河上
源永通牖內應浚工長一千五百六十丈挑口
寬二丈底寬一丈二尺深三尺每一丈計土四
方八分共計土七千四百八十八方需夫七千
四百八十八工

北鄉應疏浚七處

高村地方孟獻坡窪上接耿務村之溥天坡受
滋陽寧陽倒坡之水由楊家橋厖家橋大務

折入興龍橋河總歸二十里舖龍窮橋河以入
馬塲湖內應浚工長一千八十丈挑口寬二丈
底寬一丈五尺深五尺每一丈計土八方七分
五厘共計土九千四百五十方需夫九千四百
五十工

南照寺地方薛家窪之水西入房葛舖大坡由
二隆橋出一板橋入破石橋歸馬塲湖內應浚
工長二百丈挑口寬一丈二尺底寬一丈深二
尺每一丈計土二方二分共計土四百四十方
需夫四百四十工

耿務村地方扒魚溝常家橋上接寧陽坡水由
高村後坡石橋入興龍故河經興龍橋歸二十
里舖龍拱橋由二龍橋過張家滙蔣家溝破石
橋五羊坡入馬場湖內有應浚工長四千一百
二十丈挑口寬二丈底寬一丈二尺深三尺每
一丈計土四方八分共計土一萬九千七百七
十六方需夫一萬九千七百七十六工

大徐地方大徐窪新莊窪于家泊窪上接汶上
坡水由沙溝河東村王府集東入常家橋河內
有應浚工長二千一百五十丈挑口寬三丈

寬二丈深三尺每一丈計土七方五分共計土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五方需夫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五工

石樓村地方鄭家窪水南入普家窪由小石橋歸蓮花池五羊坡入馬場湖內有溝門岡蔣家橋二處應浚工長五百四十丈挑口寬一丈二尺底寬一丈深二尺每一丈計土二方二分共計土一千一百八十八方需夫一千一百八十八工

二十里舖地方姜家窪水由李家道口至堰口

蔣家橋入石門坡出破石橋從五羊坡歸馬場
湖內有應浚工長五百四十丈挑口寬一丈二
尺底寬一丈深二尺每一丈計土二方二分共
計土一千一百八十八方需夫一千一百八十
八工

康莊驛地方蘇家窪上接汶上坡水由高家窪
經張會家隄口入蜀山湖內應浚工長三百六
十丈挑口寬一丈五尺底寬一丈深三尺每一
丈計土三方七分五厘共計土一千三百五十
方需夫一千三百五十工

書潘允慎家傳後

名好儉見孝義傳

高

裔

素侯宛平

濟寧潘生應賓以其祖允慎家傳乞言於庸行外
有衝擊流寇脫祖母於死地及奮身蹈火出其兄
於燔薪二事嗚呼明至懷宗末土崩魚爛一壞不
可支蓋由人主孤立無公忠憂國慷慨任事之臣
因循蠹壞以至此極夫賊初起不過流亡敝困饑
民以數輩貪頑兇豎倡之其勢易張其黨亦易散
而中樞庸暗督師專制者畏懦蹙縮惟務苟且羈
縻武臣養賊脅上殘民於是四海騷然鼎沸上下
傾壞雖有智者不能與謀昔張獻忠由中原轉寇

楚蜀每數十騎薄巖城下守令卽率僚佐開門匍
匐迎道左愚民震慄喪氣千百羅跪賊數十人次
第呼而戮之未呼無一人起立者而賊性兇殘嗜
殺吏雖降服或猶撈笞索金幣甚者割剝耳鼻爲
娛笑使能如允慎挺身殺賊縱不克勢不過死而
允慎固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也嗚呼國家大事
旣去在事諸臣視宗社傾覆如秦越人之肥瘠持
祿避事以官爲傳舍且構門戶快恩怨爭利權肆
欺罔山崩川竭禍在旦夕而把持益牢雖欲不亡
豈可得乎傭工村嫗受主人值勞苦趨事怒則數

馬籠楚一旦其家棟宇傾頽主人將壓覆亦且呼
而避之太息而哀悼國家以厚祿高位愛禮士大
夫其相報至於如此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
之材使恣於民上而天下士之忠孝強立有才實
者必使槁項黃馘而不得一試與嗚呼豈不悲哉

清宮正統九年

卷三十一

三

濟寧州守潛竹吳公壽序

劉淇

濟寧當南北水驛衝五方雜厝食貨殷贍自商賈
販負以至織紵補縫工匠醫巫卜祝駟僮之屬闐
城溢郭輻湊鱗萃毋慮數百十萬浮食者衆戶籍
不可核奸宄隱屏無可奈何而達官貴人連檣水
次銅烏五兩相望睥睨間無虛日以故吏此州者
疲於郊迎致館苟以趨辦爲能不復長慮却顧爲
小民纖悉計利害而城隍署寺傳館橋梁管庫亦
一切廢壞不理然其風俗柔順儉樸無輕俠大猾
弗敢持長吏長短奉公輸租唯恐後亦易以治顧

其習黠窳而樂因循與之議改作則又巽輒畏避
不可以終日前守宣化姚公以安靜休息之道坐
致聲譽請告之日空一城送之歌吟歡譁奉卮酒
上壽騶從不得前姚公於庶務不無小弛但以寧
一之故民之懷之至於如此自吳公繼守此州也
于今三年其所以安靜休息之道一如姚公至于
捍大患興大利經營繕完不逾年百廢修舉又多
姚公所不逮今年增築泗隄濬姜家橋填淤水還
其舊費直萬金錢公不動聲色而命日集事尤爲
人所難泗水自滋陽西經濟寧東南蜿蜒四十餘

里由魯橋入會通渠一日秋水暴漲決出姜家橋
西壞田廬橋反在陸磐泥壅沙禾黍高出橋上以
故瀕泗隄遇霑潦輒決十年來廢敗畧盡田者自
刈麥後悉駟牛驢爲人負載輦重餬口不敢布種
今年春大雨驟羨溢盡沒泗西之田民無所得麥
益不自聊相率呼號於公公單馬出按行隱度乃
庀工具餼儲菑薪礎石親暴風日中指麾勸勞訖
事而民不驚擾先是論者以橋廢久不可復且隄
工費煩無所出上下格於此說拱手以聽其敗公
出行隄畔若甚無意者旣而程材鳩徒矣或且以

爲不可猝就比成乃大悅服公之興除初若不便而卒如公畫民便安之者皆此類也方公之初來也發奸摘伏如神州人數十年不覩精敏之政相顧累氣縮舌然公之用意非苟然而已以爲當煩劇之任踵積玩之後不如此不足以去其害馬者已而州之人知公之迂出乎此者凡皆以愛我也莫不馴擾服習樂從其教而公亦知州之人之易與也相與優游噢咻漸漬於無事淇留寓此州二十年六易守矣愷悌和易皆稱姚公而開敏者無聞焉至公乃兼而有之夫州人之眷眷於姚公者

且如此則其於公當何如耶會公降曰州人謀祝
嘏之辭於淇淇不文何能頌公萬分一然羈旅之
士其言信雖不文庶幾不同於媮阿且公之賢卽
羈旅亦與其覆露又淇所樂得而頌者詩不云乎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言
君子不已于德而民愛之如父母是可以爲邦家
光而享無期之壽也已

送趙豐原

于京

宰臨潼序

劉淇

西安之東有劇縣曰臨潼漢之新豐也驪山踞其
陽溫泉出焉四方之賓使東西行者幢輿杠蓋塵
埃織路又去會府僅兩舍自將軍貴人以至伯長
羣吏提携其戚屬兒婦人馳軒車策文駟環連繹
絡來浴于泉者告至告去不絕耳縣宰自秋中以
後辨明而出乘絕足之馬領身手之卒俯仰於郊
勞致館牲餼芻橐之間旣暮麗譙鼓籠銅猶敞南
門不得歸歸乃張燈具饌治文書丁夜而罷至明
日又然繫其難也然其通敏者亦緣此坐得聲譽

往往最其治行以去嗟夫守令之於民疾痛疴癢
不殊左右手之於肩股而抑搔之也今也牽拂其
左右手俾執削洗庖爨之事窮日盡氣不得休則
倦而大𦵿耳知肩股何物哉然則州縣不送迎當
永著爲令庶幾專乃務而後可以責其善治焉耳
則夫拾遺補闕之起自州縣者曷不言歟吾友趙
君豐原教城武六年以外計卓異遷是縣豐原古
君子也其氣靜其守定其沉毅果敢可屬大事其
爲縣必能知先後緩急而專用力於民之疾痛疴
癢顧毋乃不肯屑屑於其所爲難者乎曾子固曰

古之道無所用於今也曷姑與從事焉庶最其治
行而入居拾遺補闕之地以其所難者告吾君不
亦可乎

斗

谷而入畝命農耕之世以其祖繼昔昔不
古之農無利用然今山昌故興於事焉無煩其

助字辨略自序

劉淇

構文之道不過實字虛字兩端實字其體骨而虛字其性情也蓋文以代言取肖神理抗墜之際軒輊異情虛字一乖判於燕越柳柳州所由發哂於杜溫夫者邪且夫一字之失一句爲之蹉跎一句之誤通篇爲之梗塞討論可闕如乎蒙愧顓愚義存識小間嘗博求衆書捃拾助字都爲一集題曰助字辨略其類凡三十曰重言曰省文曰助語曰斷辭曰疑辭曰詠歎辭曰急辭曰緩辭曰發語辭曰語已辭曰設辭曰別異之辭曰繼事之辭曰或

然之辭曰原起之辭曰終竟之辭曰頓挫之辭曰
承上曰轉下曰語聲曰通用曰專辭曰僅辭曰歎
辭曰幾辭曰極辭曰總括之辭曰方言曰倒文曰
實字虛用其訓釋之例凡六曰正訓曰反訓曰通
訓曰借訓曰互訓曰轉訓重言如庸何滋益是也
省文如雖悔可追不曰堅乎是也助語如無寧蓄
患之寧尹公之佗庾公之斯二之字是也斷辭如
信必也矣是也疑辭詠歎辭如乎哉邪與是也急
辭如則卽是也緩辭如斯乃是也發語辭如夫蓋
繫維是也語已辭如而思是也設辭如雖縱假藉

是也別異之辭如其于若乃是也繼事之辭如爰
乃于是是也或然之辭如容或儻使是也原起之
辭如先前初始是也終竟之辭如畢已終卒是也
頓挫之辭如孝弟也者其爲仁矣是也承上如是
故然則是也轉下如然而抑又是也語辭如夥頤
馨那是也通用如無亡猶由是也專辭如獨唯是
也僅辭如稍畧是也歎辭如嗚呼噫嘻是也幾辭
如將殆是也極辭如殊絕盡悉是也總括之辭如
都凡無慮是也方言如不成格是是也倒文如與
其及也及可數乎是也實字虛用如吾今召君之

今時見理出之時皆卽辭是也正訓如仁者人也
義者宜也是也反訓如故訓今方訓向是也通訓
如本猶根也命猶令也是也借訓如學之爲言效
也齋之爲言齊也是也互訓如安訓何何亦訓安
是也轉訓如客有許義故訓可猶有尚義故訓庶
幾是也凡是刺舊詁者十七叅臆解者十三班諸
四聲因以爲卷旣取虛用故之訓往而若訓汝之
屬雖虛猶實悉無載焉至于元曲助字純用方言
無宜闌入他日別爲一編以附卷尾大都古辭韻
語正體今言義各有歸淆用斯舛能自得之庶幾

善變耳他如辨體製研風尚溯流窮源枝分節解
則有摯虞文章流別劉勰文心雕龍之屬述之備
矣所不贅焉

淮寧正統州志

卷三十二

三

預備倉貸穀私議

劉汝

康熙庚午山東巡撫佛倫請積穀備荒畝徵四合別貯於倉

上下其法於各直省癸酉巡撫桑格上言倉穀已足請停四合之徵於是天下州縣皆有積穀矣謂之預備倉辛巳御史李發甲疏請開倉貸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倉之法方今

聖人在上耆德盈廷嘉謀讜論豈小儒輒能窺測抑民生利病亦

聖世甄陶之士所宜究心嘗讀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謹

依倣斯體擬作一通聊當格物質諸師友云爾

謹按朱子社倉卽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倉便民何也青苗以錢貸民而收二分之息錢社倉以穀貸民而收二分之息穀錢與穀不同也青苗錢必貸於縣社倉穀則貸於鄉縣與鄉不同也青苗之出納官吏掌之社倉之出納鄉人士君子掌之官吏與鄉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於富國故歲雖不歉民雖不急亦必強之貸而取其息社倉意主於救荒故必儉歲貧民願貸而後與之強貸與願貸不同也青苗雖帑藏充溢猶收

息錢社倉始唯借府穀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後
六百石外尚餘三千餘石足以備荒遂不復取息
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與耗米不同也此
利害之所由分與頃者臺臣奏請以預備倉穀貸
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倉之法竊以爲
臺臣所奏乃朱子始立社倉不得已之權宜非十
四年以後經久之良法也又預備倉之制與社倉
微有不同誠如臺臣所請其細碎不便於民者不
勝臚列姑言其弊最大者有五焉社倉穀積於本
鄉近者比屋遠者數里負載甚易耳今之倉穀在

縣不在鄉遠鄉貧民無舟車力重之具勢不能匍
匐數十百里而求升斗之穀若欲移穀於四鄉大
鎮以便民則儲蓄無地輓運無資然則其能貸穀
者不過城中關外游食之子無籍之徒耳本圖賑
業農民究竟農民一無所得其弊一也社倉乃鄉
黨之私事可以鄉人主之今則公家之事矣出納
之際必藉吏胥其放穀也朽腐糠粃迫脅領取愚
民不敢不受其收穀也淋尖踢斛名爲加二其實
則加倍又加四矣其間期程迫促符檄追呼公人
酒食之具出入賄賂之需道路往來之費旅宿寄

候之累必不能免民將重困其弊二也歲之豐儉不常則貸穀多少每歲不等若定例每年春放秋收歲終總核其加二之入則縣令視爲定額不敢缺少以妨考成非按里抑配卽按畝濫徵抑配則不借者亦必強之借矣濫徵則不得穀者亦必還穀矣陝西籽粒一案不肖官吏以此二法殃民向所目擊心痛者今又將徧殃各直省矣其弊三也社倉之法原因借官穀作本勢須還倉又六百石之穀不足爲荒備故不得已而取加二之息及至官穀已償積穀已足遂不加息但取耗米三升假

令朱子早得三千石穀必不加息矣豈待十四年後乎今預備倉穀大縣數千石小縣亦不下千石八百石畧足支一縣之饑可以不取息矣若仍依死法不知變通窮民既有償息之苦若更又有穀滿之虞蓋屋織席費出何所取辦民間又須生事且五年之後穀倍於今穀多農少借者益希而有司仍責每年加二之額其勢不得不出於抑配不得不出於濫徵本以救民反以害民其弊四也各縣倉穀邠移者多實貯者少朽蠹者多完好者少縣令正苦虧空無術補苴忽得此例必以朽蠹與

民或實無倉穀而造爲領狀以欺上官上官或受其賕陰爲之庇則縣令益無顧忌公然按里按畝均派還倉此亦陝西籽粒已然之弊必復見於倉穀其弊五也五弊並興則是募社倉之名而得青苗之實甚非計也然則爲今之計宜何從曰亦惟行朱子十四年以後之社倉耳然且不能悉除五弊僅可免其三焉蓋立法防弊十得其七已爲良法其十之三則待人而後行非法所能及也所謂三弊可免者一曰貸穀與民並不取息但收耗米每石三升如朱子之法則弊少十之三矣二曰貸

穀多少以豐凶爲酌量歲終造冊詳報不預限其數則弊又少十之二矣三曰先查倉穀實貯若干朽腐若干虧空若干據實首明免其前愆責令停升停俸陸續補完準與開復若以朽穀與民或僞寫領狀私派田里者立即革職拿問從重治罪督撫司道知府徇庇不卽揭叅或被科道糾彈或被旁人告發并治督撫司道知府之罪如此則弊又少十之二矣此法一定設有賢能督撫仰體

皇上加惠元元至意任使循良各以其忠厚惻怛之誠爲長久深遠之計盈縮之數因地制宜歛散之方因

人授事勿中飽於蠹胥勿漏卮於游手勿任法而苛急勿慢令而後時庶幾彼二弊者亦以漸去而水旱不憂上下與足則變而通之存乎其人非可以一切之法束縛馳驟之者也謹議

人姓事以中斷然謂省以嗣風然謂手以丑其面

陳言

劉汶

學於古訓乃有獲凡天地人之道古人皆已言之
矣厭陳而喜新則所學必非道謹撫前賢名論切
於修齊治平世世可施行者約爲九篇名曰陳言
一敬天太極者天地之本也天地者人之本也太
極生天地天地生祖宗祖宗生祖考祖考生吾身
是之謂一本知吾身生於祖考故敬祖考敬祖考
則愛伯叔兄弟矣伯叔兄弟祖考之子孫也知吾
祖考出於祖宗故敬祖宗敬祖宗則愛九族矣九
族祖宗之子孫也知吾祖宗出於天地故敬天地

敬天地則愛兆民矣兆民天地之子孫也天地人皆出於太極太極者誠也天地人之性也故君子不敢不誠天下至誠以天下爲一家以萬物爲一體知本故也二誠身修身之本在乎立誠立誠之本在乎知天天命一誠而已矣誠於心謂之忠誠於事謂之恕誠於君臣則君仁臣忠誠於父子則父慈子孝誠於兄弟則兄友弟恭誠於夫婦則夫義婦聽誠於朋友則信以誠感人人亦以誠應之以不誠感人人亦以不誠應之誠而不應誠未至也誠至而不應誠未久也誠至矣久矣雖有不應

者鮮矣彼自有過吾何忝焉吾誠吾身勿之有悔
三務學德者天所命不學則不成才者天所生不
學則不正務記誦工文辭非學也學於經可以畜
其德學於史可以廣其才學於師友可以正其心
學於衆人可以益其智秦漢以來不讀書而成大
業者學於衆人者也非不學也然無經史以涵養
之無師友以匡弼之故智術有餘而心不正德不
修才不廣治道不如古也稍繼之以學問然後賢
才用國祚長漢唐宋明是也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其膏肓之疾與四樹人管子曰百年之計樹人周

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爲國家樹善人其必由師乎行修經明有德有才乃可以爲師矣得其人以爲太學師不遷其官不兼他職學校之制使自爲之重實行戒虛談攻經史黜詞賦十年之間成材者衆矣太學之選分布天下爲郡縣師三十年之間良士不勝用矣相繼百年必有聖賢出焉朝廷正而天下治豈不盛哉五取人取人以德行天下皆尚行天下皆尚行則風俗成王道興取人以文辭天下皆尚辭天下皆尚辭則風俗漓王道衰取人以阿諛天下皆尚諛天下皆尚諛國將爲墟故

君子貴德孝弟德之本也孝弟之行信於朋友而
不忠於君未之有也舉爾所知古之道也六用人
人有五德德有五才睦族愛人重農厚俗仁之才
也聽訟如流用兵如神義之才也法度修明典章
有經禮之才也明敏通達多數善計智之才也敦
樸良實不誑不欺信之才也仁者可使司養禮者
可使司教義者可使司罰智者可使司工信者可
使司財使之當其能厥功乃成用之違其才厥功
乃隳善用人者就其所長毋使其所不足順其所
樂毋強其所不欲久其任厚其祿寬其約束使自

擇其屬功成則賞事敗則戮不以譽言而加寵不以毀言而加辱七養民天下大矣人人而養之雖堯舜猶病焉重農事擇大吏恤富民其知治體乎天下之食資於農農民賤而勞者也上不貴重其事則人以農爲恥智者通輕俠愚者爲奴僕農民少土地荒一人耕之十人食之能無貧乎課吏以農事爲首然後農務修上農不加刑焉然後農民勸漢舉孝弟力田得重農之一端者與大吏欲其廉而靜吏不廉則富民殃富民殃則貧民無所庇吏不靜則富民擾富民擾則貧民無所資物之不

齊天道也限民田抑兼并徒空言耳王莽行王田
天下大亂戒之哉無輕廉吏廉吏下民之父無剝
富民富民貧民之母八教民禮以導善刑以懲惡
刑者型也懲其非禮使復於禮爲民儀型也刑與
禮不相應是罔民也守禮者陷於刑民不好禮矣
悖禮者免於刑民不畏刑矣進不好禮退不畏刑
雖周公制作孔子振鐸烏能格其心乎禮雖多五
倫盡之依五倫以制禮依五禮以制刑禮書刑書
五章而足矣禮欲易易則易行刑欲簡簡則易避
躬行以先之申命以曉之明信以守之禮不變刑

不濫然後民知向方焉九循分理一而分殊天子
理天下王侯治國家卿大夫奉其職庶人善其身
分有定也越其分出其位是謂悖天悖天者不祥
順天者昌立其誠不沽其名改其過不虞其禍寡
其欲不求其福天降之以百祿

濟寧諸生會課檄

代

方苞

蓋聞風教之興士能宿道而民胥效焉文章者道
藝之餘也而卽末以窺其本十可四三某自陳力
河壩學殖荒落而少所講肄未能盡忘茲承乏鄒
魯之鄉竊欲觀于國風魯多君子况近聖人之居
而漸其流澤者乎今以某月某日與諸生期于州
學舍合堂陳藝各盡所長俾得寓目焉

望溪集

是也今劉向傳言蓋謂其時得當國政

而應其意者皆于今以其祖某口口而論其于

於今則知其于國風變多在于其世聖人之

所以是也故其所以謂其未指其意也

為之而也而伯水以取其本十四國三其自

其國則其地土而論其而也其世之

其世之

祭古墓文

在鐵塔寺南

潘兆遴

春夢樓後墻下有井一眼康熙乙酉夏重造茲樓
因加浚甃傍得古墓六月六日爲文而祭之曰

皇清承運元紀康熙四十四載祝融乘時我宅甃井重
穿舊基深將逾丈涓涓漸漸旁有幽穴惟君之居
白石爲蓋垣則磚壘厥首位坎厥足向離寬僅盈
尺長五倍之中有頭顱依稀體支無棺無槨一盃
一甕君諱奚字君姓阿誰何年靈耀何代形萎想
君少小亦具雪姿想君丁壯亦誇豐肌兒女臨穴
諒亦漣洏親戚會葬諒亦涕洟黃泉潛寐歲往月

推白日重見惟有骷遺我營生壙在城之陞千秋
萬歲應不殊茲君爲我鑒我爲君悲化臺旣毀故
物莫追奉君之骸盛以新篲遷葬西郭悠从爲期
瀕行修饋敬薦蔬粢楮錢旣焚厥奠維醑成毀有
數豈免遷移君勿恫怨長夜永綏

井中得錢數文
日熙寧紹聖政

和北宋物也日至
大皇慶元物也

讞語

竟寧
道余甸田生

審得故御史王道新存日愛小僧王石浦聰慧令其還俗視同已子爲婚娶分產與已子王審序爲兄弟石浦無子先道新早世所遺財產自宜歸王審王晚兄弟乃突有秦茂陵卽所稱王茂陵者係王宅馬夫之子自幼跟隨石浦石浦身故遺妾宋氏守其舊業茂陵欺瞞發婦蒙蔽王審暗將土田陸續盜賣漸且居然冒認爲石浦之子無非垂涎石浦田業遂謂他人父以攘之王審兄弟以閹人厮養不得昌宗攫產是以屢控各衙門經今十年

無如秦茂陵聽信主唆馬金鑾等硬証互訐其設
心以爲賣王姓之田宅與王姓構訟勢在有利無
害是以歷年以來將石浦遺業盜賣殆盡其間皆
被貪詐棍徒或利其價輕而乘機偷買或虛立文
契而並未交銀或扛帮告訐而以無銀契券爲酌
資或暫押文約而于事後找銀爲著實種種皆出
馬金鑾主使王審曾控前撫憲蔣 批行查審蒙
批據詳王茂陵係王石浦之義男但當日石浦身
故之時設令道新將茂陵逐出石浦之妻妾每年
量給衣食則尺土寸椽茂陵不得過問且王氏

業輒敢擅自盜賣頓忘受恩故主公然許訟數年
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將來房屋之或賣或贖悉惟
王審兄弟作主取領退各狀具報繳等因煌煌在
案於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批發歷歷可查在
承審衙門不能仰體上憲秉公批斷之意每每懷
私遷就有始無終或制於情勢莫與剖析或查問
難明而不爲歸結甚至妄出意見枉斷不公如滋
陽令竟將田地若干畝給一手本著令練總劉奇
耕種尤屬悖謬夫田土尺寸皆有著落乃將有主
之產各憲斷定者視爲虞芮閒田給令旁人耕種

無怪乎王審屢控不肯休也本道據控前來爲之
徹底窮究因主唆馬金鑾潛逃經本道將伊子馬
天眷枷號諭以爾父一日不出此案一日不清天
眷一日不放並拿劉奇勒令交清前院斷明各項
田業未及半月而衆咻之紛紛盜買者一一退出
可知向來之瓜分悉由馬金鑾等唆使而承問官
吏數年皆在昏黑中也除將各項退出田產斷還
王審王晚分受其有鄉宦時震所買各契田土查
在前院未斷之先五十五年五月以前所買者准
其得業其在既斷之後仍復串買者一契五十六

畝七分一契二十五畝五分一契二十七畝一分
俱著退還王審管業在律軍民人等將爭競不明
田地朦朧投獻內外官豪勢要之家私捏文契典
賣者投獻人充軍田地給還應得之人受投獻家
長并管莊人叅究治罪法律昭然各宜凜惕如違
先嚴拿管莊人究處查追其王茂陵脫逃未獲候
拿到日治罪餘犯拖累年久槩行省釋立案爲據
康熙六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讞語

具書曰：「王曰：『名聲業王耳耳』」人卒皆曰：「景不用。」

濟寧牧趙松年壽序

代大理馬公作

梅

慙

芬遠

古來評吏治者惟循吏爲最遷固稱其奉法循理
所居民富所去民見思仁厚豈第發于至誠家視
郡邑而子視民度其所便利力爲之興舉其所患
者亟爲之芟薙孜孜務民若躬處窮簷而日徹部
屋者無問龔黃卓魯皆足以奠安元元爲國家興
淳和之理故足稱循吏也今乃得任城趙侯侯本
天水名家自其太翁中丞公撫綏山左豐功偉業
垂三十餘禩其聲望不啻當年清獻侯源本家學
幼負經綸大志仕楚仕蜀所在皆有善政期滿績

奏超遷濟牧濟素號難治守茲土者皆視爲盤錯
之會游刃維艱

今上御極之四十六載我侯蒞任濟水尚未期年凡有
裨于吏治益于民生者靡不備舉而吾宗之土著
于濟者亦且爲之被其澤沐其化焉戊子七月下
浣乃侯覽揆吉日前一月宗人至長安徵余言以
伸公祝其言曰侯之善政不可殫述也以其梗槩
言之濟邑爲漕渠通要每值歲交沿隄疏濬民間
倩僱徭役叢奸積弊歷有年所侯到則易以官募
使里無滋擾而工得速竣催科之善無逾滾單侯

更能力除耗羨間有花戶誤益其數者明示給還
而輸將莫不爭先鼓舞舊冬今夏濟屬亢旱侯乃
秉誠齋戒徒步禱神不三日而甘霖隨降四郊霑
足官箴首清廉侯受事以來冰蘖自矢事無巨細
一秉于公夫無欲則剛剛則請托不行而人不敢
怨公則生明明則聽斷如神而人不能欺他如遵
聖諭以勤鄉講閭閻向化奉憲行以嚴保甲奸宄潛踪
家無賭博之風民務力田之本待紳衿以禮撫黎
庶以寬御胥吏以肅種種善政不可更僕悉數余
因起而歎曰異哉侯之未易測識也此卽古之所

謂循吏也夫世之所稱鈎距以爲察搏擊以爲威
烹鮮以爲斂幹弄丸以爲通達非不燁赫可喜震
耀當時而究省其仁厚豈弟發于至誠如我侯之
治行何若是之不同軌也宜乎濟之士民視之若
父母奉之若師帥肅然起敬如漢世之諸君子也
况侯年富力強自茲發軔將來躋崇陟臚克紹太
翁先生前徽政未可量惜余承乏棘寺未獲一覲
芝宇惟有舉手加額上爲

朝廷慶得人下爲吾宗賀福耀耳謹書以祝

運河備覽序

總河

姚立德

次功
仁和

治水之道在順水之性而無所私惟漕河則似強
水之性以爲吾用而實未嘗不順其性也是故爲
之牖座使之盈科而進不至於有建瓴之勢旁則
有涵洞斗門時其蓄洩自宋尚書改分水口於南
旺使三分南流七分北流其實分水又當視乎南
北水勢之衰旺三分七分非一成不變之法其樞
機正當因時而制宜自有漕河以來任事者頗有
著述畧舉一二如黃承元之河漕圖考王瓊之漕
河志王寵之濟寧牖河志胡伯玉之泉河史謝肇

漕之北河紀其存於今而集其成者爲

國朝崑山葉觀察之運河備考百餘年來沿革紛更將虞日久事湮卽儀封張公居濟一得以昔準今亦事隨時變吳江陸君朗夫好古篤實之君子也於職事則勤而且敏在任河道三年纂輯運河備覽若干卷旣爲之表使歷朝官制及事之大綱如羅掌上而繪圖則開方計里牖座則以羅盤定其向背之陰陽使一展卷而南北東西不必身履其地如在目前至於分段編次於脩築啟閉之機宜爲特詳使有地職者讀其書而成規具在不待他

求而得之信乎其爲後人圭臬君之盡心乃職於
此益見視崑山之書信有過之而題曰備覽猶然
有不白滿之意焉蓋所見者大故心益虛也書成
遷山東提刑按察使下車之始卽并曰視事不使
案有留牘蓋又以所以治河者見之於理刑矣剖
劄旣竣屬余一言以附簡端他日樹屏開府其所
以靖共而報國者皆於是書卜之余故樂爲之序

入以

察謝

意謝

書

曉諭濟寧士民示

乾隆甲午

運河

陸

燿

朗吳江

爲曉諭事照得壽張匪徒滋擾地方本屬不成事
體不過數十捕役可以擒縛了事奈百姓久享太
平不知兵革一聞賊起互相恐動强者幸而逃生
弱者被其刼制驅迫前行恃爲護衛流言四布遂
謂其黨盈千不知此中僅止無賴數輩餘皆安分
良民也今蒙

河撫部院提兵奮擊誅戮大半其倖存偷息者自知

罪在不赦欲渡衛河遠颺則其伎倆可見且亦無
南竄之意灼然易知況內有青登勁旅外有直豫

聲援京營數千又復裹糧壓境雖有強大跋扈之師尚當折角挫脰求生不獲況此潢池赤子被其驅脅者乎濟寧去臨清四百里中有東昌大郡扼其要害豈能揔翅飛渡擾我四封州牧身膺民社先事預防勸諭紳士募集鄉兵無非爲保護民生起見一切採辦軍需俱照市價平買出示通諭有目共知此有司之責而亦紳士所當分憂共患者也乃聞里巷訛傳有欲移家出城者夫賊在四百里之外未嘗一矢相加而先不免轉徙逃亡之處此必爲鄉鄰親戚所竊笑矣况濟寧本一都會又

有河標勝兵持戟誰何賊卽南來必向僻邑小形
兵單備窺之處不敢窺此富強自取滅亡移家出
城意欲何爲至於鄉間百姓又欲入城自保此亦
非計田廬蓄聚俱在四鄉一經移徙卽本處宵小
從而生心窺其戶牖奪其積聚否則要之半途攫
其財賄此臨清之賊不至而自生荆棘者也其爲
不可亦與城中欲出者相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鄉民聚處一莊卽可各自防守如館陶武生王
建基率領鄉人殺賊立授千總臨清同民拒賊於
禮拜寺厚蒙嘉賞如此之類勇氣首推於一郡義

聲表著於四方豈不可慕可敬而顧甘爲東奔西
竄流移不定之民乎夫大敵當前而賴衆志成城
況今並無一賊何爲易惑難曉乎謂賊氛甚遠不
應預爲籌備則大不然自古居安思危有備無患
今賊雖北向安知不以前途阻截退而南奔或有
零星竄走不敢公然爲盜因而昏夜肆竊者亦不
可不預爲警備然則經營籌畫該牧大有苦心本
道仰荷

聖恩監司此地勞苦憂患均與爾百姓共之其各敬聽
箴誨毋得無故相恐妄生尤怨凡屬紳士亦當

白曉勸上以輔助有司之不逮下以綏安易動之
人心本道實重有厚望焉合亟出示通諭爲此示
仰濟寧城鄉紳士百姓一體凜遵毋忽特示

漢書正義

卷三十二

五

山衡遠

人心本

白熱

申明約束示

運河陸燿則甫道

爲申明約束事照得壽張賊匪已被官兵殺戮殆盡其勢已成瓦解但望風奔竄潛匿草間者尚多濟寧當南北之衝人烟湊密士馬雄強闔城紳士糾合民兵保護鄉里教門義勇亦復志切同仇人自奮願爲先驅此誠可見

國家百年教養之恩而亦山左風土醇厚願忠者衆本道側聞高義深爲嘉尚惟是兵以義起亦須統領有方今與紳士公議量推德望素重者爲之首領各率所部人衆晝夜防守以衛閭閻並於隣縣

交界處所多設探馬一聞警急視本道令箭所至
立即起程前往迎截除教門義勇三百名自願盡
數啓行其東南西南兩鄉各民兵三百名內抽撥
一百二十名北關民兵一百六十名內抽撥六十
名共成三百名隨同前進餘俱各分地界保護城
廂本道亦率標兵及本屬健勇出城接應以壯聲
援至城內民兵交濟寧州知州親督登陴四城門
除已撥兵把守再添派文武員弁各率勇壯晝夜
巡防凡爾兵衆常須謹備三日乾糧無事則收貯
待用有事則攜帶出城賊匪遠來不能持久期以

三日無不成擒濟寧四境俱在三四十里之內附近村莊有能執兵跟隨者各將花名造送事定分別獎勵闔城紳士及教門武舉等現爲首領冊籍有名者平時約束有方臨事復奮勇出衆擒斬盜賊獲犯較多者本道卽據實申請

河撫二憲指名保奏如館陶生員趙之枚武生王建

基之例今以爾紳士人等嚮風慕義爲

國宣勞本道仰沐

聖恩急圖報稱敬順輿情叅以管見有所未便許爾紳士坦白直言轉圜之聽於是斯在合再申明約束

爲此示仰濟寧文武各員及闔城紳士人等一體遵照毋違特示

計開

守禦之方

一白晝城廂舖戶照常開設不得關閉遷徙搖惑人心

一遇面生可疑之人立即知防汛兵役加意盤查

一各家門首多設盛水器具常令滿貯以防夜間失火乘間被劫

一多備火把燈籠以防暮夜之間猝有警急各自燃點照料門戶

一各製精銳器械晝夜防守遇有警急各自爲衛

一民兵須常在要隘處所不得四散游行急切呼應不靈

一紳士所轄民兵每日各自查點須令聞呼卽至毋聽遠離滋事先爲民累

一衆紳士各懷智畧扞禦有方亦須與城中文武呼吸相通有所籌畫卽行面商毋照平居無事

金玉爾音

勦賊之方

一勦賊須多其部伍以分賊勢如我兵三百人當分爲六處每一首領各率兵五十人聚爲一隊相離各四五十步賊就一處則五處合擊若其每隊分應則牽率之使不得再合我兵復以三百人分爲六隊助之又以大兵呼噪接應擒之必矣

一各兵除執精銳器械遇賊奮擊外仍各攜帶繩索以備擒縛生口并各帶火把一箇以備燒賊

輜重

一出城之日各備三日乾糧或出而不遇賊或遇而不接仗每至夜間仍須每五十人團結一處相離一二十步一隊有警則五隊齊呼殺賊如賊不來仍分番潛出擾之使晝夜不得安寧賊自遠來疲憊者多以逸待勞有何不獲

一備黃布大旗二面一書招撫脅從四字一書擒拿賊首四字豎立交界遇有釋仗歸命者畧問口供押送進城如係奸細立即處斬

一夜間人衆莫辨真僞日入之候本道當以兩字下令傳知各隊昏夜相遇此以上一字遙呼彼

卽以下一字相應如云天地二字此云天彼則應以地也合者爲

我兵否卽爲賊

一用兵之術神變無方隨時下令各有機宜各紳士旣懷忠惻務須心志畫一不得各出意見違悞害事

以上各條與衆紳士和衷商定自示之後便爲金科玉律各宜實力奉行如有不遵約束者亦當以三尺嚴繩其後

禁製衣傘示

陸 燿

爲禁止事照得潢池煽亂事出非常桴鼓不驚福
由天幸旣塵氛之迅掃宜作息之相安乃聞爾民
巷議街談欲爲本道銘衣製蓋此旣

功令所不許抑亦薄德所難堪况本道任異親民職
非守土方聞警信徒切隱憂無片善之可稱寧一
籌之能展如遂貪天爲力昧已俯從將使閉閣自
省何以爲心出入都市何以爲顏合亟出示禁止
爲此示仰濟城百姓將議製衣傘等事一概停罷
於戲金城鞏固各懷忠義之忱玉燭宣明共沐休

和之澤深宜慶幸矢作良民毋得故違重吾不德
特示

史公德政碑文

陳符

揆

士君子出身臨民必先有實心而後有善政有氣
節而後有事功實心不存氣節不立則利誘於前
而害怵於後惟皜然自守毅然自任者舉而措之
卽治天下無難矣濟故任國也地磽而窪當南北
之衝差使絡繹賦役繁興兼以水患頻仍境以內
屢告疲敝中丞阿公軫念斯土擇屬吏之廉幹賢
能者檄公來守是邦都人士手額曰此吾東土稱
神君者也吾儕從茲更生矣至則先聲奪人却暮
夜之金絕陽鱗之士而風俗爲之一變先是州役

多橫兩造任需索有抑勒未遂竟至羈候累月者
公洞悉其弊嚴爲懲治由是案無停牘平反悉當
期月之內民慶安堵復念此邦爲久困之地而南
鄉一帶尤屬積水之區數年來正貢逋欠積至八
百餘金公自捐廉俸悉墊解俾胥吏不致中飽其
恩澤周洽雖古所稱召父杜母不是過也他如徵
收錢漕正耗而外毫不加多日用蔬薪照給市價
以至採辦公項不累民間稽查稅務不苛商賈凡
諸德政彰彰在人耳目者濟之人爭口碑之明年
春

天子翠華南幸城垣傾圯無以壯觀瞻資捍衛公仿
以工代賑之法顧閒民之貧困者充夫供役價更
豐于民間公親詣工所嚴行稽督吏不侵而民不
擾不數月而煥然一新濟之人往來出入者驚且
喜走相告曰是何修而致此耶吾儕不知大工之
興又安知大工之竣耶其善政宜民而作事神速
如此由是農工商賈各畋爾田各勤爾業無復從
前倒懸之苦矣公乃慨然興起曰教化之興其在
此時乎爰捐俸金闢任城書院於漁山之巔集郡
中之髦士延師而訓課之藜光夜照與白樓奎星

兩相輝映駸駸乎文教進于古矣嗣是循聲益著
譽望彌隆中丞崔公稔知公之賢且能也特疏推
薦擢二千石公入

觀車甫就道而陶司馬之獄作當是時舉州倉皇物
議沸騰羅織者八大戶牽連者百餘人公以一人
力持其際上不避當路之忌中不顧同官之謗下
不惜一已之勞卒能使疑案昭雪保無辜之性命
全衆姓之身家公之陰德過人大有造於吾濟也
豈其微哉雖被逮而處之泊如非不爲利誘不爲
害怵烏能事功之卓越如是乎去之日國人思惜

寇而無由也爰撮其蒞任之善政與居官之氣節
以誌攀轅臥轍之忱云抑聞之語云久虐易爲仁
又云極盛難爲繼夫以公之才與公之德卽當極
盛之後而勢處積薪後來者亦居其上又何俟久
虐之後相形而始見優乎特繼公之後者恐不能
不視公爲極盛耳紀此以表芳徽并以冀後之官
斯土者不讓美于前賢此則闔濟之望也夫乾隆
二十九年歲次甲申九月日

重修狀元坊誌

任城
院長 盛百二 秦川

金故中順大夫應奉翰林贈濟州刺史李公坊在
河督軍門之東人稱爲狀元坊者也公諱演字巨
川任城人舉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
字貞祐二年元兵南下公方以憂家居墨衰佐刺
史守城三日城陷被執大將見其衣冠非常且知
其名脅之降不屈死之事聞贈濟州刺史詔有司
立碑今碑在學宮而坊之始建在明中葉風雨漫
漶辛未歲或舉而新之髹工不識掩其題名久則
幾忘之矣甲午河督仁和姚公以治水餘閒大興

書院鼓舞多士尤以名教爲首務考求故迹重葺之以還舊觀其經營叅贊任木石之費丹雘之工者則知州藍君應桂之力夫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政之大經也濟之人請百二書之于坊以志不忘且使後之人有所稽焉

訪三祠記

盛百二

濟寧舊志載有河神總祠在南池之右云康熙初
河帥楊公茂勲建又漕河神祠明河帥舒公應龍
建歷問之人人不知也又有玉皇閣舊爲平江伯
陳恭襄祠後人建閣上奉玉皇下祀平江伯明府
尹程嗣功有記初不言閣在何處濟上之玉皇閣
玉皇廟不可一二數又歷問之人人亦不知也夫
漕河神與平江祠之建在勝國其莫考固宜若河
神總祠建自

國初且志云楊公會請

勅封作記并奏疏鐫碑祠內豈可遂同弁髦一口過南池其右有金龍四大王廟因遂訪之入門豐碑二屹立庭中就審之卽楊公奏疏與祠記也而漕河神祠仍不可得因憶泉河史載州人李堯民爲舒公所作龍神祠記云龍神河神門合而中分左爲龍右爲河恍然而悟今龍神廟右新建之文昌閣李公祠卽當時河神祠之故址矣以其廢久故楊公復有河神總祠之建耳然廟中之碑尋之無片石存或云昔有往往埋之土中矣出廟門而西與爲比隣者則三官廟也冀有所得因并訪之門

內有嘉靖四十五年三元宮碑又有隆慶辛未水
府三官碑蓋始爲三元宮後又爲三官廟廟凡三
層竅後忽覩玉皇閣庭中東序有碑陷壁則萬歷
丁丑應天尹程嗣功平江伯祠記也而平江木主
又易爲梓潼帝君矣時纂州志將成二旬之間三
疑頓釋備書之以見考據之難亦使後人有所徵
云夫世之奔走恐後乞憐于土木者非以逐福而
禳禍乎不知鬼神之乘除興替亦惟人所爲嗚呼
天地爲爐造化爲工又有司之者矣戊戌二月望
日

天賦剛強壯壯無上之寶以成其美以成其大
其德于下而德歸之要而德歸之要而德歸之要
而德歸之要而德歸之要而德歸之要而德歸之要

匪黷

匪黷

匪黷

匪黷

匪黷

匪黷

書宋節母事

盛百二

濟寧宋節母林氏年十八歸國子生宏鎮爲繼室
三年而夫與翁姑相繼歿前母所遺男子三景泗
景汶景沂女子一母初來時長者十歲幼者方襁
褓視之如所生母自出者汝澄及景淮景淮遺腹
也翁又遺庶生女一當是時內無期功之親煢煢
孤子竭力營喪葬皆如禮延師訓諸子典質物以
供脩膳夜則自爲督課爲小姑及子女婚嫁如一
並出自紡績之餘持家三十年業轉以饒鄉里稱
女中丈夫向余與脩濟州志凡守節過三十年例

得登早知母苦節然志文從簡勢使然也甲午余
主任城講席汝澄來從游時時道母德甚詳請余
爲傳以備家乘惟是母今年五十有四康強如三
四十時耄耄期頤天之壽母者正未有艾懿德徽
音美不勝書未可以論定姑記其五十以前之事
云汝澄今爲濟寧州學博士弟子他日飛聲藝苑
所以顯揚其親者自不止此將拭目俟之乾隆丙
申至日書

嘉祥乘邱辨

盛百二

爾雅釋邱云如乘者乘邱則乘邱自非一處春秋
莊公十年敗宋師于乘邱左氏傳公子偃自雩門
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雩
門魯之南門則乘邱去魯郊不遠可知杜注云乘
邱魯地括地志云在瑕邱縣西北瑕邱在今滋陽
按前漢書志泰山郡乘邱縣下師古注旣引春秋
公敗宋師于乘邱乘氏縣下應劭注亦然自爲矛
盾于是乘氏亦爲乘邱矣隋開皇時于鉅野置乘
邱縣大業初省一統志云卽乘氏也嘉祥縣東北

之乘邱或是隋縣未可知至山東通志謂春秋之
乘邱斷非也戰國策張儀曰齊伐趙取乘邱將亦
以爲春秋之乘邱乎按一統志鉅野縣南五十里
有古乘氏故城隋時爲乘邱
縣然訪之鉅野無此城故疑以通志在嘉祥者是
然東北二字不合蓋今鉅野在嘉祥之西也又乘
氏亦非一處宋金之乘
氏則在今之荷澤矣

書鄭確菴

與僑

殘藁後

盛百二

確菴先生著述甚多而零落四散初無定本余自
修濟志捃摭蒐訪取資不少矣及志成聞城東四
十里仲氏尙藏有殘藁三冊乃其手蹟急求人求
之爲水潦所阻月餘始至于元進士得一人焉曰
羅曾于節女得一人焉曰薄氏薄氏者李氏侍女
也李氏侍女二人一曰陳有寵薄遠不及焉及王
翁歿而矢守以終身爲撫其子女者則薄也先生
爲作記又系之贊以其恩輕報重謂豫讓較量于
國士衆人之間其識出薄氏下噫當代興之際高

爵厚祿甘爲二臣傳中人者不少先生以一孝廉
抱經世之才終西山之志其亦猶是也蓋亦隱然
自謂歟又有手改其家寧國公墓志云先自湖廣
黃岡遷濟寧亦舊志所不及也又州有孔門弟子
鄭子國祠鄭氏譜云闕里人然考鄭氏宋封胸山
侯于曲阜不協而先生游淮偶記云海州人胸山
在州境亦古縣名始知鄭譜之附會人人著述皆
如確菴修志何難之有獨怪康熙癸丑修州志時
先生偏不與其事反若有待于今日豈有數乎其
間耶戊戌中秋歸冊仲氏而書其後

濟州臧氏種蜀黍記

盛百二

區田之法無人能言言亦不信今觀濟州種烟草之法即彷彿區田意也大約膏腴盡爲烟所占而五穀反皆瘠土夫烟毒草也穀養人者也人之驚利其忘本一至此乎東鄉臧氏之叟世以讀而兼耕叟尤精于稼穡忽以種烟地用之蜀黍其說謂方畝之地種烟草三千株今種蜀黍亦如之不令其多以中數計之畝得烟葉五百斤斤得錢十五文蜀黍每株三穗共落實一合官量二合畝得六石官量十二中價石一千五百文孰豐而孰歉乎又烟有

時不能速售蜀黍無不售之時種烟工費居六之
四蜀黍僅居六之一其煩勞則種烟倍于蜀黍吾
何樂而不爲於是先以一畝立之程爲鄉里先聞
其結比之常地粗而堅已兩倍矣噫一州之人皆
如臧氏更以其法樹稷與麥若菽吾知毒草之地
悉爲嘉禾穀不可勝食矣卽不能廣種人各以八
畝爲率可無凶歲矣叟名咸字虛齋康熙壬子舉
人禧之後其子亦並能文名在鄉校

畝以三千爲率者畝積二百四十步步積二十
五尺相乘得六千尺每尺一株可六千株虛其
半以爲畎且休
地力故止三千

書南池石刻少陵詩後

盛百二

右少陵與任城主簿遊南池及邀許主簿作爲明
嘉靖三年甲申工部分司楊撫所刻石唐之任城
縣南門在今濟州城南二里蓋金源時改築故也
今之南池非少陵時之故跡池上舊有觀蓮亭嘉
靖元年河帥李瓚所建也又有廊廟江湖堂十一
年河帥戴時宗所建也並有記可據獨南池之名
不知所始萬歷濟州志有明初人濟州八景詩南
池不與焉李瓚記有正德丁丑知州康某植蓮濠
中之語戴時宗記有闢城南隙地鑿池築臺之語

初不援引少陵又南池詩存者都隆慶後人之作
故疑南池之各當始於嘉靖時而不能定其爲何
人今得是刻其始於楊撫無疑矣然其初人不之
信故戴記在後十年亦無一語及之詩後楊自有
跋附會支離不可致詰天下古跡大都如是矣庚
子四月二日書

節孝祠記

藍應桂

芷林

憲皇帝肇位之初憫窮簷草野忠孝節義之淹沒不彰而無由上達也

特詔天下郡邑建忠義孝弟節孝祠令有司掌其事凡已故者設木主現存者記姓名於祠中

睿慮周密仁至義盡自古未有也州舊有節孝祠在城東南隅前知州趙公之鶴所建其地湫隘余既修學宮當尊經閣西墻之外有嘉樹二側臨清池因重建祠三楹于樹之北立主記名一遵雍正元年

詔旨于樹南爲祠門擬築懷清亭於雙樹之間而以事未

遂因書之石後之君子或有同我志焉所深望也
乾隆四十三年夏定海藍某記

文昌祠記

藍應桂 正林

文昌自唐元宗以來代有封號其曰補天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則宋元祐時封也其立祠學宮則自建炎始也至明以後天下學校無不祠祀猶國之有社也學之巽方有文昌祠其門本南向不知何時易而西形家以爲非是昨丁酉春其南面之牆忽圯是科捷者四人解首與焉形家之言信有徵矣予爲更新復南向之舊聳其上以爲魁星閣左建惜字亭從衆議也而中翰李君雲溪與有力焉工畢記其改作之由于石後人庶勿輕爲改易也

乾隆戊戌夏日記

